

[新加坡] 槐 华 编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热带诗选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加坡〕 林 华 编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燕雀来归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加坡〕槐 华编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热带诗选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热带诗选

[新加坡] 槐 华 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 2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8 热带诗选/[新加坡]槐 华
编.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

ISBN 7-81039-681-1

I. 半… II. 槐… III. ①诗歌-作品集-新加坡-现代②
诗歌-作品集-马来西亚-现代 IV. ① I 339. 25② I 338.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3182 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太北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30.00 元

序

谢冕

浩淼的南中国海的绿波白浪间浮现着一片常青的土地，温暖的季候风和热带的豪雨造就了这里蕉风椰雨的神韵。这里的诗歌咏唱着多情而美丽的人民和土地，这里的诗歌也传达了土地的主人为争取光明和自由而进行的无畏的抗争。

这部诗选最早的诗出现在 30 年代后期，侵略战争的阴影笼罩之下，当日那诗篇发出的是保卫土地的怒吼：

从亚细亚的
原野，
吹过
中国海，
深阔的
太平洋……
……
似暴风雨，
似瀑布，
似海燕。

《战争底风》

椰青这首诗对于我们是非常亲切的，那时中国的大地也敲响着这样“战斗的鼓点”，中国的人民和马来亚的人民正在进行共同

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他们用诗篇传达了对于侵略的憎恨，也用诗篇宣告了执着于神圣使命的诗的传统。

勇敢地诅咒，叱退
这腐朽的时代。
在大众面前，
说出你的恨与爱。

诗人刘思的这首《献诗》，道出了热带诗歌忠实于土地和民众的思想和情感的承传。它昭示我们这样的真理：对于诗歌来说，堪称之为精魂的，说到底只能是“时代”和“大众”。所有的艺术都会在历史的潮汐中产生变化，或高涨、或消隐，而唯有上述二者永恒，它永远是诗的生命根系。

当然，这部诗选展现的不仅仅是马来亚人民的抗争激情，它广泛而多层面地通过诗的语言和形象表现那里丰富多彩的生活。这里有“住宿街头一百天”的坚忍，也有对于树胶花开时节劳苦以至于死的人们的真诚的悼念。热带海滨的风光，现代城市的情韵，都在这部诗选中充分地展示，这是一部诗化的风物志。但最动人的一页依然是对于生死乡邦的热爱与眷恋之情。这里有一首《写给祖国的情诗》（彼岸），它所表达的挚情以及意象的精致的组合与突现都使人联想起艾青的名作《我爱这土地》。这首关于祖国的诗统共只6行：“假如祖国拒绝了我/让痛苦把我捏成一尊/望乡石，碧血长天/叫痴情烧出一只/苇莺，日夜悲啼/在芦花飘絮的季节。”

本诗选以椰青的《战争底风》起首，而以彼岸的《写给祖国的情诗》作结，既勾勒了新马华文诗歌艺术的发展轨迹，又为它的思想包容量作了最简洁的总结。这正是本书编者匠心独运之处。

世间的诗形形色色，作为情感传达的特殊方式，它满足着人们广泛而多样的需求。但毫无疑问，最动人最恒久的诗情总与正义的

事业,积极的理想的追求,以及对于邪恶的抗争相联结。这本《热带诗选》的选材涉及多方面,它传达出新加坡和马来亚诗人胸襟自由和视野的开阔,但它却突出体现着编写者的诗学观和审美标准,他无疑更为珍惜那些与大的命题相关联(不在于篇幅的大小)的那些诗歌。的确,这些诗篇所凝聚的关于民族命运、社会兴衰的思考,以及透过那些抒情主题所具有的历史感,是其它作品不可替代的。

这是一部马来亚人民为争取自由进步而写的诗史,这还是这一地区诗人半个世纪诗学实践的生动的总结。本书编者从事这一工作所持有的敬业精神,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是资料的赅备,长达 50 年的新马华文诗数量相当可观,只有熟悉并掌握这些浩如烟海的作品,才谈得上独具慧眼的遴选。本书以富有历史感的眼光为我们保留了自本世纪 30 年代直至 80 年代新马诗人心血凝就的优秀诗篇。它是 50 年间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诗人们代表作品的荟萃,更是新马新诗史的形象化展现。作为读者,我们从本书得到了深刻生动的教益:我们不仅知道了创办于 1927 年的马华第一个诗刊《诗》和星洲日报的《繁星》的地位和贡献,而且还了解到 30 年代的吼社和《诗歌专刊》,40 年代吉隆坡的澎湃社和《澎湃》诗刊,以及这一时期地下诗歌活动的概况。这些知识,都是从槐华的“导言”和他精心编写的注释中得到的。

编者从事这一工作所具有的庄严肃穆的精神极为动人。本书从初选到定稿,经历了严格的五次汰选,从原先的三百余首筛选到如今的一百余首。编者为本书作者所写的简介也极精心而富史料价值。如 30 年代的椰青“生于吉隆坡,1939 年杪或 1940 年初病歿,仅 18 岁”,静海“姓王,福建,吼社诗人,1941 年病歿,仅二十余岁”,语虽寥寥,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再如 40 年代的许梅玉,“福建同安,念南洋女中时曾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沦陷初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二度被捕,经酷刑以致神经错乱。1942 年 7 月 18 日逝世”则可谓是诗歌烈士的简传了。

去年秋天,诗人槐华等首次来京,我们在燕园和文采阁为他举办了作品研讨会。我是首次见到他,尽管以前我们已在信件和电话中有过接触。我们饶有兴味地听到他对于新马华文诗歌历史和现状的精彩的介绍,得到很多教益。

槐华回国之后便给我寄来了这本由他主编的《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热带诗选》。50年来热带诗人们的精华之作,一时间均集中于一部诗选之中,这是一件富有历史意义的开创性的工作。槐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而又亲切的世界。说陌生,是因为我们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诗歌的情况知之甚少。长久的阻隔,直到最近这十多年才有来往。但这种接触,往往是个人性的,极少能够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新马华文诗歌的历史沿革。说亲切,是因为这些诗歌是用华文写作,而且就文化根源来看,这和中国诗歌受到共同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很多诗人历史上和现实中还和中国诗歌界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文化根源和语文上的一致性,使我们仿佛面对着亲密的朋友和兄弟的吟唱。在人类的交流中,语文上的障碍是最大的阻隔,而我们和新、马诗人之间却不存在这种交流和了解的困难。诗人之间的交流本来就可超越语言的障碍而达到心与心的拥抱。而现在,在我们和新、马诗人之间,连语言的藩篱也拆除了,我们之间简直就如朋友、家人的促膝晤谈,这对诗人而言真是一种罕有的幸福。我相信这本《半世纪的回眸》定会在中国诗人和中国读者之间唤起一种非常温馨的兄弟姐妹般的情感,从而增进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三国诗人和民众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它的出版也一定有大贡献于全世界用华文写作的文学创作的繁荣。借此机会,我要向为之付出辛劳的槐华先生深深道谢,祝继承了30年代开办的辉煌传统的新马华文诗歌,在90年代以至未来世纪有更为长足的发展、进步。

于海南岛伊甸园宾馆

1996年2月10日

导 言

槐 华

北纬 1—7°、东经 100—115°之间，是好湛蓝一片的南中国海，
热带的风，曾吹送多少枪声、鼓声……

而我，即以这个背景，不管什么流派、名气，全凭主观的喜爱与
史识，10 年来苛选了 5 次，终于从 335 首中筛剩 107 首，编成这册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热带诗选》(原名《热带五十年诗选》)，
并期望能做大学教材，或海内外研究新马华文文学之第一手资料？

—

马华第一个诗刊《诗》创刊于 1927 年 10 月 7 日^①，仅仅比中国
第一个同名诗刊迟了 5 年 9 个月。

1930 年 10 月星洲^②日报《繁星》因发表了寰游的诗剧《十字街
头》，编者林仙峇被英帝迫令出境，随后各报纷停文艺副刊。1936
年 9 月 22—25 日一礁在星洲日报《晨星》连载了《关于马来亚文学
的诸问题》，鲜明地指出：马华文学应是世界文学之一环，而不是中
国文学的支流。

紧随着中国“七·七”抗战进入第二年——1938 年，马来亚到
处震响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诗坛也极为活跃，椰青《战争底
风》这样歌颂了中国的全面抗日——

我们迎接你，

……

从亚细亚的

原野，
吹过
中国海，
深阔的
太平洋……

……

似暴风雨，
似瀑布，
似海燕。

精彩！不次于田间的鼓点。

椰青是很年轻的，死时才 18 岁！想想看，18 岁呀！我们的诗人已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作品。

1939 年 4 月至 1940 年下半年，同时涌现两份抗日诗刊：新加坡吼社的《诗歌专叶》，和吉隆坡澎湃社的《澎湃》。前者重要诗人有刘思、李蕴朗、沈侠魂、静海、冯蕉衣、莹姿[®]……，后者西玲、绿蒂、清才等。

刘思在吼社《诗歌专叶》创刊号疾呼：

你！年轻的歌者，
不要徘徊！
……
抓住神奇的一忽，
给历史划一条分界。

……

吼！伙伴呵，
咱们的歌声要同海涛澎湃。
……

多么热烈！多么豪迈！

1940年2月6日起新加坡总汇报《文会》陆续刊出了好几期《大众诗歌专叶》，基本撰稿人有桃木、刘思等；明显地，诗风深受1932年9月成立的中国诗歌会的影响。

1941年12月8日南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三天，马共^④即发出“行动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卫马”的紧急号召。30日，当日寇进逼仕林河畔，英帝才迫不得已承认马共的合法地位。星洲华侨抗敌动员员总会成立：主席陈嘉庚，宣传部主任胡愈之，民众武装部主任林江石……

杨果^⑤、杨励同在12月20日获释。在新加坡狱中，杨果词、杨励曲创作出庄严激昂、战斗有力的《保卫马来亚》^⑥，“誓死保卫马来亚领土完整，/打倒黑暗迎接光明！”

1942年1月1日第一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雪兰莪建立^⑦；中旬，3千热血青年组成七连星华义勇军，2月1日高歌奔赴柔佛海峡前线。2月15日新加坡沦陷，18日易名为“昭南岛”。

二

在3年8个月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有无诗和歌？

有！单是新加坡地下手抄油印的抗日刊物就不止9种：《萤火》、《战斗》、《号角》、《巨浪》、《热潮》、《真理旬刊》、《正轨半月刊》、《青年战线》、《大众园地》等，都登载了大量诗歌；另有诗集《荒岛之献》^⑧一册。

至于各州抗日军油印的22种小报^⑨，如——
新加坡 自由报、解放报

柔 佛 解放报(陈兰嘉编)、群众报(陈如旧编)、抗日新闻

……

雪兰莪 抗先报(杨果编)、解放报……

……

以及各地抗日文艺宣传队,都极可能有诗与歌创作。

1945年新加坡和平初涌现《血仇》、《血碑》,都是诗文集。《血碑》中剑英《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上》¹⁶一文,曾提到叶立天“在黑暗昭南的时代,他还不断地在地下工作,不退却、不忘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且更提醒了他对当时的刻骨仇恨,创作了《新加坡河》、《雪之歌》、……《马来亚颂》……,而今已传播到马来亚的每个角落,这算是历来最宝贵的歌了 这是史诗,……”

诚然,抗日歌曲可视为血染的史诗!除杨励、叶立天所作曲外,尚有《军歌》、《纪念九·一》、《抗日胜利进行曲》……,却都不知是谁词曲?

许梅玉《失题》诗,写于1942年7月18日殉难前,极感人,诚如方修所赞许,“是沦陷时期遗留下来的不愿意做奴隶者的极少数作品之一”!¹⁷

三

不禁遥想起澎湃社诗人清才参加霹雳抗日军,铁戈放歌《在旗下》¹⁸——

每天,
 每天,
我在旗下,
 跑着……

路呵，
那么崎岖！
崎岖的路，
那么美丽。

光辉的旗
映染着这路呵！

……

诗《在旗下》写于一“1947年3月”，于同年11月作为集名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马宁序^⑩

铁戈那时才24岁，带着中国晋察冀时期艾青的诗风，却迄今未有哪个赤道诗人能超越他！首先，正如他自己在《后记》所说的，他不会忘记领导他去战斗、指示他“去憎去爱的火色的旗”！据传说：他在50年代中与英军驳火牺牲了……

其实，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马共所采取的是莱特^⑪“和平宪制斗争”、“争取自治”的路线，因此竟让英帝于1945年9月3日从槟城登陆、5日长驱星岛。10月，英帝遂悍然宣称，马来亚为其直辖殖民地！

当马共于1948年3月一开始纠正其路线，英帝迅即于6月16日最先在和丰、怡保、居鉴、古来等地实施“紧急条例”，6月20日颁布“紧急法令”，大批马共党员，工会、农会及各类组织的负责人，被谋杀、监禁或驱逐出境。如果说，抗日是马共打响的第一枪；“六·二〇”抗英，该是更剧烈的第二枪吧！

四

到处是浓烟烈火！英帝强迫山芭居民搬迁，于柔佛海威建立第一个“新村”^⑥。

歌曲《树胶花开》对此发出悲愤的控诉……

1951年3月21日英帝加紧其“新村政策”，不料10月6日钦差大臣葛尼爵士却中伏身亡，对此丘吉尔首相曾公开说，“马来亚是‘带有悲剧性’的地区！”隔年2月邓普勒将军继任钦差大臣兼“剿共总司令”，同时颁布新政策，“马来亚于适当的时期，应为一个完全自治的国家”。据资料显示：从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至1953年2月，已有3万8千多人被拘禁、2万4千36人被逐出境；至1953年底，57万9千8百多居民被迫迁进546个“新村”。

英帝实施“国民服役法案”，造成大批进步青年、学生跑去中国。新加坡还发生1954年“五·一三”事件：近千名中学生进行和平请愿途中，竟遭军警弹压，造成大流血；当晚全体同学在中正总校召开控诉大会；至5月22日有3千5百多名同学集中，于6月2日又被军警驱散，改到华侨中学再集中、抗议……

高宁于8月5日写出《守望》，可说及时反映了在华侨中学“山岗上生活的日子”，而“守望”的同学哟，

要等着天边
滚上第一线黎明
那时——
你就要吹响哨子
将沉睡的同学
唤起……

语言白描、自由，像那50年代初向往东方红的黎明潮，有艾青诗的

散文美，却并非什么“刻意摹仿艾青”^⑧。

1955年杜红即以《五月》出名，下引《树胶花开》（按：并非上述同名歌曲）——

在他最后的记忆中，
闪过了一根带血的枪，
一只狮子，
和一株椰树。

必须指出，“狮子”、“椰树”，原是英军军徽，所以诗句暗示的，是英军射杀了“他”——那青年胶工。

显然，这首富有大地悲歌味与民间传说笔致的叙事诗，确是杜红早期的优秀作品。

“建立南大！
建立南大！”
这消息
比什么
都传得快！
这号召
比什么
都强而有力！

长篇朗诵诗《南大颂》，即如此兴高采烈地喊出了1955年全球热爱华文教育者的心声！三名作者之中的炎羊，亦即50年代许多名诗《白裙子的姑娘》、《石子还在歌唱》、《老林走了》等的作者——坚石。请读他写于1959年的《旗》吧！——

.....

告诉我，
反悔吗，这给囚徒的爱情！

.....

在岩石上，
有一对人影儿紧靠在一起。

诗写于 1959 年 6 月，作者当时贫病，颠沛，离被校方开除、被捕还不到一年。1961 年秋，诗人遂依依别了老母和弟弟去了厦门。

吴岸，在 1958 年（21 岁）写出《盾上的诗篇》，从此世人才惊奇于——

砂朥越是个美丽的盾，
斜斜挂在赤道上，

才“听见拉让江的激流声，/听见它在高山、平原和海洋/所发出的各种美妙的语言……”

可以这么定位：吴岸是拉让江畔第一代诗人^⑥，砂华新文学的开路先锋。

五

新加坡 1963 年“二·二”大逮捕。8 日是元宵，我（槐华）回家一下，在风声四起的心情中，诗行不时被热泪打湿；《心上有你的声音》、《这颗心》迅即流传开去，甚至飞进铁窗……

原甸在 1962 年出版诗集《青春的哭泣》。此主题篇，十足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狂热、自负而又痛苦的呼喊——

.....

祖国哟！祖国哟！
你不要抛弃我
你看我一眼吧！

.....

孰料“哭泣”、“二·二”后，不是祖国抛弃他，而是他抛弃了祖国、家乡——万宝山，紧步忠扬的后尘，当了逃兵离开祖国！

李贩鱼《一棵伤心的老松树》所写的“老校长”，据说是 60 年代大华小学校长沈侠魂（即 30 年代老诗人以今）。诗一开头——

远山渐渐地阴暗，
椰树梢越过一阵归鸦，
老松、老人和长久沉默的陋屋，
这三个十八年的老朋友，
就要互道离别在这暮色下……

调子沉郁、忧伤；这诗的历史的、现实的意义，即在于痛说我华文教育史。

李贩鱼笔名的由来，可是得自“为了卖金鱼有五六块钱的收入，/我还得每礼拜在路边吞尘土”（《寡妇和独生子》）？他的平易的语言，就像“粉白的墙闪着光”（《一棵伤心的老松树》）。

长河，李贩鱼的中文系同学，以《无名河，哼哀歌》荣获 1962 年前南大“大学周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第一名。我赞赏的倒是《住宿街头一百天》，反映了 1965 年“一段真实感人的往事”，

起兴极佳——

静寂寂的黑夜
乌云遮住了月光
武吉智马山沉默地兀立
武吉智马河沉默地流淌
我们沉默地纠察站岗

“沉默地”做三次变化重复，音乐性极强；有“山”之衬托，使“我们”形象显得岿然；“河”反衬得“黑夜”愈“静”。

上述比赛第二名为《丹那苏布尔》，作者韩玉珍（原名林君靖，1937年生于槟城）。这首童话诗，2540行，远比作者另一6千多行诗剧《茉莉公主》紧凑，却读去皆有如译诗，试与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比，并无“太阳，你控诉的火焰！”那类语言，甬说像希克梅特《爱情的传说》所赞颂的人民之爱了。尽管如此，韩玉珍才思之敏捷、诗章之超长，至今是南洋的荷马？

陈瑞献三次写《巨人》（1964、1966、1967），最后仍以《巨人》作诗集名于1968年出版。

梁明广序评曰：“《巨人》——在新华文坛出版的第一本现代诗集，可以称得上是新华现代诗的奠立宣言。”^⑩。

六

1968年“六·二〇”——距1948年“六·二〇”20年后，马共突然打响了第三枪，紧随着隔年11月15日“马来亚革命之声”开始播音，诗坛霎时枪声、鼓声大作，例如北笛《满江红·怀北方》^⑪起句——

革命之声，黎明至，城乡响彻。……

更有《阵线报·旗》、《新青年》^②、醒华校友会《抗日之歌》(诗歌造型)^③、康乐音乐研究会《歌唱马来亚》(音乐舞蹈史诗)^④，以及吉隆坡“春雷文艺大汇演”^⑤……，到处是风雷激的诗和歌。

1971年3月，《赤道诗刊》(双月刊)创刊，但到年底只出了4期。如今看来：发表的诗作，不少是色彩强烈或甚至标语口号化，却也不乏佳作——

把油灯扭亮
让斗室发光
明晨，令人狂欢的战讯
将似一阵轻快的风
把胶山吹喜

殷戈《黎明诗抄·把油灯扭亮》

每一滴血啊
凝成壮烈的故事
铸成一册马来亚史

……

我们将又听到
河湾岸上，爆起
黎明前的号响

施平《河湾的故事》

《乡城文艺》创刊于 1974 年 6 月，正如‘发刊词’所宣告——

《乡城文艺》就是要笔蘸延河水，歌唱亚非拉；

《乡城文艺》就是要星燃乡城，花开赤道；

一创刊，即以 7 页刊出《亚非拉诗选》，另以《乡城之歌》栏专发诗创作，佳篇有梅秀《有一片翠绿的草地》，“烈焰燃烧着草地/我们大伙儿啊！/掷出仇恨的巨拳”、谢斌《探访》，以及铁雄《悼战友》，“壮志未酬谁无恨，/黄花早谢也留香。”《满江红·挑日月》……

出版至 12 月第 3·4 期(最后一期)后停刊。

我始终认为，英培安的诗胜杂文，试看这首《怀人》吧，可知他如何擅长于跨行与倒装——

……想起送你的
夕阳，染红了江畔
的芦草、满座
似雪的衣冠，一如你
的血，溅在
柱上

……

使诗的张力呀音乐性呀都极强，从而传出了“萧萧的/易水”悲抑的“变徵之声”……

田思于 60 年代末走上诗坛。《爸爸的来信》原发表在砂朥越国际时报《热风》，1971 年 3 月 30 日新加坡南洋商报[®]《青年文艺》加以转载。诗长 212 行，以“十二岁大”、“小花”的口气写出，用的正是

惠特曼那类“草一样朴素的语言”，却由于触及了 1965 年 9 月 19 日开始的星火燎原，使他迄今唯一的这首叙事诗，成为砂朥越迄今唯一的史诗！

七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马来亚革命之声”于 1981 年 7 月 1 日后停止播音，赤道的风式微了，不再有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中那类红色诗歌。80 年代起已分不大清写实派或现代派，我比较欣赏的，有——

.....

他很渺小
但是
他在地球的经纬上
像一个跳动的音符

常枚《浪人之歌》

黄昏在母亲的
背影里燃烧，像一片叶
飘荡在我湖里

.....

潘正镭《母亲的剪刀》

严思于 1965 年出版《风雷集》。1983 年归队。其迟至 1985 年才问世的《春华集》，诗艺更娴熟，《木麻黄恋歌》、《我此刻寂然——怀念南洋大学》、《再次见到无奈的潮落——留给新加坡河的纪念》

诸作，皆可视为他的代表作，极富于历史感！

却由于主题重大，我最后还是录用了《再次见到无奈的潮落——留给新加坡河的纪念》——

.....

忘不了
当年呷呀的浆槽

接下来太精彩了，

总望见
那尊泥雕土塑
企站了几十年酥酸脚
变成不肯下班的老顽固

——莱佛士[®]?!

唉！拨痛心弦的
又是谱写于
三年八个月日子里的
那支恋歌[®]

.....

啊！这才是诗的立意所在——曲尽了诗人于“潮落”的世纪黄昏之那份沧桑感……

佟暖是严思的弟弟[®]，60年代末已有诗名，这首“怀友”诗《列

(你已回来,听说……)

(你将回来,听说……)

(你一定回来,听说……)

使思念一层层递进,感人至深!其写景抒情,“啊,年青的凤凰木/又烧了多少次/红色的梦……”,以及列车的节奏似的,“南下、南下/下下下下下”,皆甚为出色。

柳舜自《旗》以来,24年过去了,中间还荒疏了十几年,此刻缪斯赠予他的,也不过是“纸片摺的口琴”,他却能以惊人的单纯表现出了惊人的丰富——从对沉重历史含泪的回顾、“忧思的旋律起伏”,到“儿子玩着梵阿铃/女儿爱上萧邦,弹着钢琴”……

这首《忧思曲》^②,真是一流的抒情诗!

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说过,“枝阳,或署枝芒,生平不详。1936年开始出现于文艺界……”1948年“六·二〇”后,枝阳神秘失踪了!孰料40年后,谢民《闪光的一生》悼念的,正是金枝芒^③!

……

战后时期,
您把民族独立事业牢记,
批判侨民文艺,
高举马华文艺独特性大旗。

此处所指,是1948年金枝芒用了另一个笔名“周容”在吉隆坡战友报新年特刊发表《谈马华文艺》,触发了一场比1947年马华文艺独

特性的口号提出更尖锐的、有关侨民文艺的论争；接着 1 月 17 日(?)在吉隆坡《新风》副刊他发表《也论侨民文艺》，借以答覆李玄(即杨嘉)、沙平(即胡愈之)的批评，之后论争即进入混战状态，参战的作者包括铁戈、海郎[®]等。

这场波澜壮阔的论争，为期约两个半月，由 1 月初至 3 月中为止。

……原来，1948 年金枝芒上队了，转战于彭亨河一带；著有小说《苦难》，至今未见出版。听说于 1985 年(?)在中国逝世。

谢民这首叙事诗，讴歌了金老那“和大汉山的巍然屹立”一般的战姿，赞颂了我文艺前辈“蓝布衫”、“黑色鞋”、“踏过多少瓦砾/吟过多少诗章”……

1957 年，方修面对的是尘封的——

林，树；
机器，齿轮，螺丝钉……

在他心间渐渐成了马华新文学交响乐，最初的几个音是 1919
• 10；他的笔啊！——

留下了风雨中
不灭的火种与
火花

八

10 年来，桅灯似地，我注视着南中国海半世纪的波涛；而今，4 月的风终究息了，噢！多少“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

和活动的”^⑩先烈和前辈们……

鲁迅的话一直激励着我——

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1995. 2. 17 初稿

11. 13 六稿

① 至 1928 年 2 月 19 日，共出 14 期，附刊于檳城南洋时报。

② 新加坡的雅称；俗名石叻、南岛、星岛、狮城。

③ 原名刘耘之，1909 年生于湖南浏阳，30 年代罕有的女大学生、马华第一个女诗人。其诗作选入《马华新文学大系·诗歌(六)》(方修编)。

④ 马来亚共产党的简称，1930 年 4 月 30 日在森美兰瓜拉比胜(Kuala Pilau)附近农村(Kaipong Inalau)建立。

⑤ 诗人。50 年代在森美兰葫芦顶(Simpang Pertang)森林中被英帝辜加兵刺死。

⑥ 杨励作曲时才 22 岁。不久又与杨果合作出旋律优美、感情丰富的《告别马来亚》，“……我们还要回来，在晨鸡报晓的时候。”

⑦ 至 1945 年，全马已有 8 支抗日军。

⑧ 高峻《一九四五诗坛回顾》，转引自《战后初期的马华文艺杂志(1945—1948)》(方修口述、网雷笔录)，《艺术天地》1994 年总第 3 期。

⑨ 参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新马侨友会编，1992 年香港版。

⑩ 《赤道诗刊》1971 年第 4 期曾予转载。

⑪ 见《战后初期的马华文艺杂志(1945—1948)》(方修口述、网雷笔录)，《艺术天地》1994 年总第 3 期。

⑫ 《赤道诗刊》1971 年第 4 期曾转载《在旗下》这首诗。这“旗，应该就是马共的党旗”(根据李廷辉《时代和文艺：战后新加坡华文诗歌发展初探》)。

⑬ 诗集《在旗下》已绝版，但序重见于《马宁选集》，页 504—514，1991 年版。

⑭ 1934 年莱特冒充“第三国际”代表、1939 年当马共总书记，至 1947 年 3 月卷款潜逃；5 月这个大内奸才被开除出党。

⑮ 见 1959 年 3 月 29 日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共党颠覆活动白皮书》，节 67。

⑯ 艾青论文《诗的散文美》最初发表于 1939 年 7 月《顶点》第 1 期，后来收于《诗论》一书，1941 年 9 月桂林版。他的这个自由诗的散文美主张，何止影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七月”诗派等，还一直影响至今。回过头去看，高宁诗还是可取的！

⑰ 另一位是砂耶，原名雷皓明，诗作有《砂胜越，我回来啦》（发表于新加坡杂志《人间》1956 年 8 月 20 日第 3 卷第 1 期）、《给一位马来兄弟》（《耕耘》1955 年 3 月 1 日第 19 期）。

⑱ 见《陈瑞献诗集序》，1992 年版。

⑲ 《投荒诗稿》，油印本，1973 年 3 月版。北箭即高湖，原名黄贵根，1974 年 2 月病逝于广州。在香港出版《忆农庐杂文》，中流出版社 1973 年 12 月版。

⑳ 社阵中宣教出版，1966 年 7 月 1 日至 1971 年 4 月，共出版 14 期。

㉑㉒ 1969 年第 2 届“新春革命文艺晚会”演出节目。此二团体于 1970 年 1 月 31 日被查封。

㉓ 由马来亚 40 多个正派文艺团体联办，原订于 1974 年 4 月演出，演出项目共有 453 个（其中 106 个为本地创作），可惜被禁。

㉔ 新加坡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于 1983 年 3 月 16 日合并联合早报，但在马来西亚二报迄今各自出版。

㉕ Raffles 的音译。温斯敏于 1960 年初以联合国制定新加坡发展计划的联合国工作团团长身份来新加坡，说，“先做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消灭共产党人……第二，让莱佛士铜像留下来作为象征，……是我们递给西方投资者的最好的‘名片’。”参看 1984 年 2 月 27 日联合早报。

㉖ 指《新加坡河》（墨尼词、叶立天曲），开头四行是：“暮色下/新加坡河/悄悄地流/黯黯地诉……”抗日胜利后，叶立天与黄石（即黄诚）、小黑等烈士集体创作的《雪之歌》、《新加坡河》、《马来亚颂》、《树胶花开》、《抗日进行曲》……，大部分被搜集在《马来亚人民的呼声》歌集中。参看《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新马侨友会编，页 362。

㉗ 杜中是大哥，原名杜敬明，译有《美学的批判》、《我的歌献给一切人》。1965 年 7 月去广州；此时期写下《秋日偶题》（“……独坐溪头弹《大海》，琵琶弦外浪三千。”）等七首旧诗（《赤道诗刊》第 2 期曾予发表），不幸在 1969 年 11 月殁于广东蕉岭，年仅 30 岁。其旧诗深受《毛主席诗词》的影响，也擅长于新诗创作。

㉘ 迟至 1994 年 8 月才以此诗为集名出版。专论有林臻《青春·岁月·诗篇——柳舜诗集〈忧思曲〉读后》，刊于联合早报《文艺城》，1994 年 11 月 27、28 日。

㉙ 原名陈树英，祖籍江苏常熟。参看海郎《我所认识的金枝芒》，《赤道风》1995 年总第 30 期。

⑳ 40年代中期诗人,原名林朝宗,潮州人,1948年“紧急法令”实施后去中国,现住广州。

㉑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

目 录

序·····	谢冕	(1)
导言·····	槐华	(5)

30年代

战争底风·····	柳青	(3)
马来亚的热情(报告诗)·····	白光	(5)
诗人回去了·····	李蕴朗	(8)
吼社《诗歌专叶》献诗·····	刘思	(11)
雨·····	静海	(12)
播下了的种子·····	墨尼	(14)
深夜小景·····	漂青	(17)
铁笔·····	绿蒂	(18)
鬻书者的迟暮·····	瞿昙	(20)

40年代

我寄毛绒编织法给你·····	蓬青	(25)
突击的人群·····	方埃	(28)
代募寒衣·····	刘思	(31)
代简·····	静海	(33)
——遥寄黎丁		
路工歌·····	苏因	(35)
——献给北国筑路的勇士		
诗琴·····	清才	(37)

雾中草	罗 珍 (41)
风暴	普 洛 (43)
我歌劳动者	彭耀芬 (45)
过冷金村	范北羚 (48)
失题	许梅玉 (49)
在旗下	铁 戈 (51)
怒吼吧,新加坡(第一部)	漠青、若耶、彦群、丁家瑞 (55)
荒村	丁家瑞 (64)
哭润湖	佐 丁 (66)
跳“珑玲”	米 军 (68)
诉	光 道 (70)
种菜人家	鲁 彬 (73)

50 年代

迎春小唱	以 今 (77)
孩子底梦	周 槃 (79)
守望	高 宁 (81)
洗影	刘 思 (87)
南大颂(第三部)	古辛、白丁、炎羊 (88)
树胶花开	杜 红 (98)
喜悦的回音	米 雅 (103)
大鼓响着	占 戈 (106)
——在体育馆外听小教演出	
竖琴	蓝 金 (108)
潘之奥的爱情	白 汀 (110)
土地的话	鍾 祺 (112)
旗	坚 石 (113)
多了一颗太阳	史 英 (115)

盾上的诗篇·····	吴 岸(116)
弯曲的土路·····	萧 艾(117)
归来·····	高 鸥(118)
出货·····	老 龙(123)

60 年代

青春的哭泣·····	原 旬(127)
一棵伤心的老松树·····	李 贻 鱼(130)
心上有你的声音·····	槐 华(137)
黑夜的行列·····	远 铃(138)
深夜,很冷·····	严 思(140)
住宿街头一百天·····	长 河(142)
巨人·····	陈瑞献(147)
给乱发的歌者·····	谢 清(149)
怀念曲·····	田 川(151)
送别·····	萧 艾(153)
逃亡·····	伏 浪(155)
小城恋歌·····	冰 谷(156)
响雷·····	彼 岸(159)

——纪念 11.15

70 年代

怀人·····	英培安(163)
河湾的故事·····	施 平(165)
我走的时候·····	谢冰凝(168)
他依然光芒灿烂·····	陈伦新(169)
给弟弟拍照·····	康静城(170)
工业肺·····	李擒白(171)

——在船厂安全展览会上

旧店屋 新高楼·····	简 笛(172)
鹰·····	蓝平昌(173)
黎明诗抄·····	殷 戈(174)
爸爸的来信·····	田 思(175)
探访·····	谢 斌(185)
墙·····	吴 岸(187)

80年代

母亲的剪刀·····	潘正镛(191)
浪人之歌·····	常 枚(193)
悼燕萍·····	成 君(196)

——逝世六周年

一把橡实·····	林 方(198)
写刘德海·····	长 谣(200)

——听他演奏《草原姐妹》和《十面埋伏》

脸·····	郭永秀(201)
忧思曲·····	柳 舜(203)
再次见到无奈的潮落·····	严 思(206)

——留给新加坡河的纪念

一朵网中的云·····	周 天(208)
诗魂·····	淡 莹(210)
烛语·····	华之风(212)
母亲的脸·····	梁三白(213)
那年代·····	杨 涌(215)

——课本的自述

树·····	英培安(217)
疲倦的鸟回巢了·····	原 甸(220)

那年,二十五岁	网 雷(226)
致舒婷	秦 真(228)
——读《双桅船》	
水殇	吴 垠(230)
——悼屈原	
握手	连 奇(232)
列车南下	佟 暖(234)
——怀友向予	
忘	李贩鱼(237)
与白居易共饮	古 琴(239)
时光隧道	周 桀(242)
坠	刘含芝(243)
——记一位从华夏跌下的抹窗工人	
您的心和笔	槐 华(245)
——致方修先生	
悼念	林 风(251)
小诗四首	适 民(253)
访鲁迅故居	王润华(255)
闪光的一生	谢 民(258)
——悼念金枝芒	
归来后	铁冬青(263)
我的兄弟死在库纳谷	方 昂(264)
沉默	吴 岸(267)
——致一位诗人	
几簇小野菊	何乃健(269)
倩影	蓝 波(270)
五百万张口	游 川(272)
——致孟沙兄	

惊魂·····	傅承得(273)
牌坊·····	田 思(276)
送行·····	叶 斌(277)
写给祖国的情诗·····	彼 岸(278)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年热带诗选

30 年代

战争底风

椰 青

风，
战争底风，
我们迎接你，
似迎接
久违的
慈亲，
久违的
爱人。
你，
从亚细亚的
原野，
吹过
中国海，
深阔的
太平洋……
要：吹向
弱小民族的
土地，
有正义感的
国家；
吹遍
所有劳苦大众的

土地上。

来！
我们迎接——
战争的风，
从橡树梢……
吹过来了；
似暴风雨，
似瀑布
似海燕。

(1938. 6. 18《南洋商报·狮声》)

马来亚的热情(报告诗)

白 光

蓝的波
青的天
在这茫无边际的海洋上
这只孤船
满载热血的“机师”
脱离爱恋的家庭
抛弃舒适的生活
奔向烽火漫天
“野蛮”与“正义”决斗的战场
记得出发的前一天
王五嫂跑来筹赈会
当群众面前
激昂喷出的内心之言：
“我……我决不阻止王五去
我只望他不变心
不死得回来团圆
我决尽力培养三孩子成人
可惜我并非男人
不然亦愿与你们同往
……”

张九的妻子
是个热带马来婆
张九欲偷偷跑掉
却被她知道：
“九！你怎不通知我
我并不反对
祝你们中国胜利
但不要忘记我
……”

她恋恋不舍送到路边
张九的心更坚决更勇敢

有人向陈老伯开玩笑
“亚才迷住了月英
那有心回国牺牲”
“吓！吓！他！他！
他真不去
我登报声明
立即脱离父子关系。”
陈老伯怒气冲天
满脸发红
转身紧找长儿亚才

大批回国效劳的“机师”
不限黄帝后裔
有黑皮印人
也有棕色“马来友”
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同情

不再限于用口用钱
而拿出实际力量
奔向“反日”的最前线

(1939. 6. 23《总汇新报·世纪风》)

诗人回去了

李蕴朗

热带的诗人回去了，
他不再在
椰树下的海滨，
怅望着：
天边的云彩，
海水的碧蓝。
那远方，
受伤的祖国
呼号着，
亚洲大陆上
江水卷起血色的浪潮呵！

有过这一个时期的吧：
热带的诗人，
他曾为这儿的蕉风椰雨
吟哦过
绮丽的诗篇。
他曾为棕色皮肤的女人，
学弹了
几曲“古浪耸”^①。
他也曾……

拉开喉咙
为赤道上的不平而
歌唱。
在热带的充满荆棘的
道路上，
他留下自己的
一道脚印。
渗着血、泪，
霓红色的青春！

然而
诗人回去了！
民族的灾难在
向他招手。
他把棕色的皮肤的女人
从肩膀里无情地推开了，
用声嘘叹，
他埋葬了
已往的
梦般的甜酸。
微笑着，
他将
跨过南中国海的绿水，
在光荣的战场上
拾起刀枪。
战场上的号声响起了，
诗人的
年青的，热情的

吼社《诗歌专叶》献诗

刘 思

你！年轻的歌者，
不要徘徊！
向现实，
把嗓子打开。

勇敢地诅咒，叱退
这腐朽的时代。
在大众面前，
说出你的恨与爱。

抓住神奇的一忽，
给历史划一条分界。
阻力吗？就跟普式庚一道走呵，
将生命掷向前人比赛！

吼，伙伴呵，
咱们的歌声要同海潮澎湃。
看明儿朝日，
怎样从怒涛下奔来！

(1939. 4. 15《南洋商报·狮声》)

雨

静 海

雨，带来了一只嫩手，
挑拨着离人的心琴，
在静夜里，
在少妇飘过
粉红的梦的时候。

雨，带来了记忆，
在雾纱笼罩的早晨——
早晨的码头，
临别的眼泪，
默默地，彼此低着头。

思念，使她变瘦了，
整整的一年哟，
他走——
在北国的胸怀奔波，
在腥毒的烽烟里，
怒吼，战斗！

雨，也像——
握着钢铁的手，

被枪弹进出的血，
灌溉着古老的国土，
让胜利的新芽，
早日抬头。

她会流着欢慰的泪的。
有一天，像雨——
带来了一双嫩手，
抚摩他战罢的心，
静听他低唱，
黎明之歌。

(1939.7.24《总汇新报·世纪风》)

播下了的种子

墨 尼

阳光薄弱地透过云层。
我们的车，
像一只被追逐着的野兽，
像流星，
在街道上飞奔。
突然，
歌声春雷般的爆发在车上，
风将它播送进每一个人底耳关！
道旁：
孩子挥起了手叫，跳，
大人伸长着脖子瞧。
楼上：
太太们挤在窗口，
姑娘们悄悄地送过来微笑。
阳光下：
我们的脸孔更加绯红，
热烈的血，
狂涨在每个人的胸膛。

跑着：
一条条的街道，

印上了轮痕……
嘟，嘟，
我们的车停住在
山巴里的一间古庙边！
那儿：
蛮热闹的，
人，
哗啦哦哗啦的，
白字戏婆婆地在奏演。
“爱国团来啦！”
谁这么地叫了一声，
观众里起了一阵骚乱！
爬上了台，
马上：
福建话，
广东话，
潮州话，
……
灌落了观众的耳鼓：
“……
……为了国家，
我们不惜一切的牺牲，
我们不妥协，
我们不讲和。
在前方，
有着我们杀敌的同胞；
在后方，
我们应当加紧我们的工作；

国债，
月捐，
宣传，
还有：
我们要肃清汉奸。”
群众响应：
“对，肃清汉奸！”
热烈的血，
涌上他们的胸膛。

我们又踏上了罗里车，
歌声，
马上又爆发在车上。
孩子夹着大人，
围拢在车边，
依依不舍地让我们的车，
徐徐地开向归途上。

(1939. 8. 10《总汇新报·世纪风》)

深夜小景

漂 青

夜风吹进房里来，
带着刺骨的寒意，
椰树梢上的星星。
闪眼投给我微笑。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
人们！……”
寂寞阴暗的街，
一群野孩子在吼唱进行曲。
隔壁房的小姑娘，
呢喃诉讲着壮烈的抗战的故事，
老妈子吐气在钦佩英雄。

一颗流星往下画了一道银线
挣扎最后一闪便失了光芒。
我知晓了，
这该是日本法西斯的末路吧！

(1939. 8. 12《新国民日报·新园地》)

铁 笔

绿 蒂

今夜
在灯下
(由另一位同志的转递)
我又握着了你，
紧紧地不带半点松懈——
犹如
在抗战底最前线
从哨岗上的卫卒手里
我底手熨炙着你
在发着温热的杆上
(重大底职责开始跳上我底指间了)
蹈着奔跃与酷爱底心情，细
数你
斑赤底身上
烙着多少曾热爱着你的同志
底指痕

犀利底钢尖
刻着蜡页
划着钢板
戮穿敌人，奸贼

狠毒卑怯的肺肝！

沙响里，
你唱出奴隶底仇恨
吼着战士底咆哮；
在杳杳的足音里
亮着勇毅的轮廓里
我窥见
自由的火把高举
祖国苏生的面影

在这漫长的夜底羽翼下
不睡的火眼
随着雪亮的钢尖游蠕
明天

千百张的宣言
将跃进广大群众的核心；
静谧的氛围里
将起一个浪，
淹向顽敌的那一方！

忍住指梢间的隐痛
我捏着挥着
直待东方底黑雾里
划出一线红！

鬻书者的迟暮

瞿 昙

从那张褐色的脸
捉住一缕驰骋的思索
说是乱世的逐臣吗
而一掌又不能平定天下之一角
乃有感喟凄凄
摇落墙垣的寂寞

凭一枝秃了的枯笔
替旅人画下相思图案
寄回浓冽的乡愁
而执笔的人呢
除了一个颓然之影
连寄托的谎都没有

驮着粟六的劳生
脚踢着月，脚踢着日
没有迢迢的家
没有远山远水的情
待要重数灵魂足迹
年华的梵音遂同落叶

挥手江天如梦
于是风尘的行客心伤了
即使运命有锦囊留在迟暮吧
也骗不回一个孤独的笑

(1939.12.28《南洋商报·狮声》)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年热带诗选

40 年代

我寄毛绒编织法给你

蓬 青

借着这本彩色的小册子，
供诉我一点儿真诚。
这里有赤道的热火种，
燃烧着我这块生铸的铁。

你说：
“故国的二月天，
江南的桃花，
依旧在霜雪上吐萼，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
是白的？还是红的？”

“春天的人们，
是天风辱待的小孤儿，
料峭，严冷，战悚
没有粘质的涕水
从通红的鼻子
湛着，湛着。
大海风，飘刮
兄弟们的毡领，
沙和土，依恋
我们的眉睫，耳鼓。

在哨岗站，
枪刀尖
挑出一钩寒月。
沉重的足步，
响过沉寂的原野，森林；
狼狗，凄戾地哭叫更深。

“新战抖，
拖起你的疲倦的躯体，
唤醒你，重记起消失到今
已经四年了的‘流星’。
死难，不准你回头惦念，
或想象着所有未来的。
而你呀！
脑袋埋葬在一个幽寂的黑窝，
迎着时代的风，
期待黎明。”

今天，我献给你
这点小礼物。
但愿你，把新的花样，
新的精神，
都织在里面。

从此，你——
出没在
焦烂的孤壁下，
瓦砾的废墟旁，

你心的火流
要倾泻向上，向上，
如一条贯日的长虹！

我要你的针线，
密缝着我们的仇恨，
把一件件
鲜明的衣裳，
披上同胞们
泛起红光的英姿。

你不要笑，
我是特地
从万重关山外
寄这本
毛绒编织法
给你的。

(1940. 2. 20《新国民时报·新流》)

突击的人群

方 埃

噙着泪，
悲痛与愤怒在胸中交迸！
记着吧，
这一天，
从星洲河岸边，
到三宝井，
从金马仑高原，
到马六甲海峡，
像猛鹰扑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真正生活在
斗争的大海中，
水波溅打着陈旧的围墙，
向前？
退后？
只有——冲击！
用生的行动
和意志
去解释生；
用粗厉的战歌，
去唤起黎明！

火云捏在心头，
斗争的网撒在大地，
铁的行列，
配着铁的心，
铁的意志，
今天，谁能够用叹息去解释生？！
谁又能永远套起白色的手套？！
还是，在热带的心脏，
交插起千百根铁棒，
让历史去作未来的追忆！

在我们，
荔枝香甜的日子，
正是把生命去播种的时节，
榴莲的芬芳，
比不上我们在历史上的奔波，
汹涌进军！

在我们，
苦难的时日，
只能用血肉去计算，
斗争永远跃进我们的心，
把生命捧给时代，
如同献给自己的亲人！

特尔曼兄的血液，
永远在我们的脉搏里奔流
战斗的雄风，
横飞在我们的身边。
卑贱的笑

让他们去沉湎吧，
鲜丽的光波，
永远泛在我们的心头。

斗争——

如长江的水流般不绝，
(总有一天，
冲破腐朽的围墙
畅流在敌人的后方)
历史虽然不会重复，
但静静的河流，
也有葬灭白骨的一天！

我们，
生活得好，
斗争得更好！
骄傲的笑，
永远挂在唇边！
历史的长流，
也有扭转的一天。
要知道，
被弹死，
被殷赤的血
穿染的旗帜
终要在热带的边沿上高竖，
飘扬！

(1940. 3. 18《新国民日报·新流》)

代募寒衣

刘 思

当雪花片片
飘下记忆的时候
旅人啊
有寒冷摇落你的衣襟吗

试想今夜
那镀银的秋海棠叶
应有多少颤抖而又零落的
我们兄弟的影子与足迹

这是
一个伟大的世纪降临的启示
而正义的斗士
正以无比的勇敢在大雪中去迎接那日子

借一天云
裁无数的棉衣
在不易被发觉的地方
绣上最温柔的相思字

寄去

在远方
此时
等着的正是暖意呢

(1940《刘思诗集》)

代 简

——遥寄黎丁

静 海

你如弓
我如箭
经生活的手一开
我越关山重洋而来

灾患
吸尽乡土的血汗
你
从南到北
从北到南
像一只流亡燕
摇落阵阵幽怨,辛酸……

你曾要把生命之船
乘苦难的风
去破太平洋上的涛浪
载一个希望向樱花岛上

而火的七月
卷来酷烈的风暴
吹扑你

灵魂投在抗战的烘炉里边

我惊喜你圣洁的升腾
从你父亲遗下的漆店
遗下的悲苦,凄凉
而渔行,工厂,学校,报馆……
你以自己的
血泪饰成和磨练自己的笔

如今

读到你为一切
紫色生命而写的诗文
眼前仿佛飘过
你昔日满是漆迹的身影
于是
我心深深地埋着
难言的悔恨——
在大地的田里
我这耕牛呵
背上还奔泻太少汗河

(1940. 6. 2《星洲日报·文艺》)

路 工 歌

——献给北国筑路的勇士

苏 因

六月天
在山巅
我们一群，两群
我们路工万万千

朝担土
晚打砖
山泉 青石 黄土粘
我们自己的三合土
一担，两担，往上填

填平山
填平谷
一里，两里，千万里
战马军车奔向前

大太阳
油锅煎
我们铁打的身子坚
一心一意筑新路
那怕鬼子来欺侮

从西北
从缅甸
运来子弹汽油上前线
把全国万里缩成一天

到江南
到华北
到抗战的最前线
游击队连到天边

游击队
敌人颤
旧欠新债一齐算
黑夜翻转变青天

六月天
在山巅
我们一群,两群
我们路工万万千

(1940.10.9《星洲日报·晨星》)

诗 琴

清 才

这首诗,我用最大的诚心呈献给你,一个热情而又勇敢的女孩子;给你,我底云端!

—

收拾起幻想 我走了
收拾起幻想 我走了
会记得的
把工作扛在肩上
从苦难中捞个愿望

而昨天
我就爱以这样的姿态出现
跨着矫健的步伐迈过
宽阔的街道
向忧郁的人群……
唱一支热带风暴的曲子

歌吧
因为这是往昔
你用珍贵浅紫色的帕子
揩落尘埃 重新交来的诗琴

然而
在这妖邪的氛围里
奈何声音也变得渺小了

虽说诗琴
如今是在黑色的册子里
第一次地被记下罪刑
可是正为着它
我将加倍勇敢地继续我的行吟

二

病着的日子
我仍像一只受伤的小鹰
忆起那消逝去了的岁月
急盼着 我欲窥见
明天的病窗透入一线阳光

而你
却在黄昏携来一片深切的关怀
她给我病后绿色的健康
与青春的色调

“活着，就要战斗”
我懂得你用美丽的手
在我的日志上留下这句深刻的话
我也懂得你对我有个愿望
她直叫我的眼珠永远明亮

啊 如果你相信
啊 如果你就这样的相信吧
那么这架诗琴
有一天
也许会向忧郁的人群……
飞起一片更加嘹亮的音响
端,你,今晨从那儿来
为何默默地沉思呢
看 我啊
消瘦的身子是显得多么轻松朗爽

喂! 一齐来吧
我们是这样的年青
站在一条线上
今天
有什么会比工作来得愉快

三

浑浊的年代
那暗示着灾害与放逐的日子啊
我没有感觉到惶惶
一颗跳动的心
永伴着一群劳苦兄弟的呼吸起伏
诗琴是我的生命
为着他
今天
我勇敢地向压迫着
向丑恶的椰林宣誓战斗

收拾起幻想 我走了
收拾起幻想 我走了
端,我会记得的
把工作扛在肩上
从苦难中捞个愿望

(1941. 5. 9《星洲日报·晨星》)

雾中草

罗 珍

雾季时节
我来到马来亚，

从——
西北高原
飞越万重关山
带一身慵倦
我又来到
轻别五年的马来亚

马来亚
五年的风雨
仿佛并没有
损瘦了你当年的风姿
但是
这赤道之国
怎么也凝聚起
阴郁的浓雾来了

从此
我不大看见那

明亮的太阳
浓雾把我包围了
我窒息在浓雾当中
(千万人都窒息在当中)

然而
总有一天
它会消失在
热烈的阳光下面
我这样地确信
(千万人都这样确信)

于是
我抓起红色钢笔
凝望窗外如磐的夜气
迅疾地寄下这
黎明前第一个诗篇

(1941. 5. 17《南洋商报·狮声》)

风 暴

普 洛

等待着的
黑色的风暴——
这些苦难，这些磨折，
都将是为了我
坚强我的反抗念头而来的。

普希金，莱芒托夫，
玛耶可夫斯基，
都渡过风暴而来的。
也让我驾着生命小舟，
去迎风暴的前啸，
摇动利刃般的船桨，
前进在风暴的波浪中。

宇宙
充塞着风暴
风暴的浪头像山峰涌起；
千万只生命的小舟，
在里面追逐着光明与自由。

风暴

光耀我性命的利器
历史老人从你的身上走过。
人类，
到自由的草原，
到露西亚境，
都必须去访问你。
风暴，
带着锋锐的斧头和锄子来吧，
比洪水来得更无情些吧！
比炸弹毁坍房屋更残酷些吧！

(1941.9.25《南洋商报·狮声》)

我歌劳动者

彭耀芬

日工、夜工、夜工、日工
十二点钟，二十四点钟
工作的鞭子，拉长，拉长
随着磨打，随着马达
带走了你生命的青春
在昏黑的地层
在燃烧着汗屑的地狱
在充满铁腥气味的牢房
像一条老母牛
拖着沉重的生产工具
向工作里面爬，向工作里面钻
不管是黑夜，不管是黄昏
在资产者的靴统下
捺出了你宝贵的生命底溶液

轮锯发着声
机器发着声
金属擦着磨打发着声
像一排排的浪
浪潮冲破了冰山
这巨大的响，这巨大的碎裂

可是你,被这巨响碾压着的生命
不敢呼喊一声
让血丝从惊惶的眼里飞出
还得支撑着工作。

铁锤向头上捶
铁鞭向皮肉上拷
吸血者嘶着血的牙盘
向弱小的灵魂吞噬
你几度的昏迷了
你忍受这惨绝的磔刑
在磔刑的过后,你还要
加工,加工,拼命的加工
以廉贱的价格,拍卖了青春的全部

你衰老了
殖民地根下的劳动者
在奴隶方式的工作下
负起一个赤贫之家
一条赤贫的生活链锁
而在工作中的折磨中
你不曾流过一滴泪
你说挨苦算得什么
剩下眼泪来养育后一代!

今天,看你破碎的脸容
你那枯得像槁藤般的生命
是残酷的社会制度给你戕害

是资产者给你送入黑暗的葬场
你死去的灵魂呀，在深渊中又醒来了
当你灵魂苏醒的时候
你是中国北方大野的战士
向压榨你的人们抗斗了
日工，夜工；夜工、日工
让生命奔动，奔动
带走的是青春，带来的也是青春
你的生命不会老，他的生命会发韧
跟时代发韧
跟新的社会发韧
祝福你：有这样的一天
祝福你：有这样的一个未来。

(1941. 11. 1《星洲日报·晨星》)

过冷金村

范北羚

摸索走过曲折的坳路
粽子林浴在黯黑的夜色中
队伍像条绳子
一个紧跟一个放轻脚步摒着气息
手势代替了说话

越过了繁茂的草丛
听静寂的村夜
飘来几声犬吠

(1944. 3. 柔南《召唤》)

失 题

许梅玉

那壮美的温和的旧地
生命在它身上划下深深的痕迹
海潮的澎湃
和绿野的秀丽
常能从跋涉过
千里的心头激起

有时我会在苦恼悲哀的路上徘徊
为了失去的生命的痕迹
曾用血汗灌溉的蓓蕾
那熟悉的亲切的一切
我想知道一些旧地的音讯
来温暖我冷漠的心情

我问掠过窗前的白鸽
白鸽告诉我旧地在飞跃
我问绯红色的榴花
榴花照出烽火的放射

我似乎不能满足于这样的音讯
清晨我向田野眺望

无际的雾里
有千万人的呼喊
夜晚我向上天凝视
星星的光亮里有巨人的双眼
我欢跃了
弹起壮勇的怀旧的籁
从遥远的音讯到亲切的晤对
我将奋意志以战斗

(1945. 创刊号《学生》)

在旗下

铁 戈

每天，
 每天，
我在旗下
 跑着……

路呵，
那么崎岖！
崎岖的路，
那么美丽。

光辉的旗
映染着这路呵！

路上
跑着的人们，
给旗的光辉
 照耀着。

路上，
跑着的人们，
是觉醒的
 苦难的一群；
为了衣着，温饱，

为了人类春天的降临
跑上了这条路呵！

每天，
 每天
我在旗下，
 跑着……

这旗，
是我的眼睛：
指示我
紧跟着被压榨的人们
前进。
这路，
是我的生命：
没有它，
我的步伐踏不响，
没有它，
我的歌喉唱不亮，
……

每天，
 每天，
我在旗下
 跑着……

在这儿
我静静地倾听：

地球的叹息，
向往着：
人类底
 呼喊，
战斗底
 警笛；
在这儿，
我在注视：
愤恨的烈焰，
洪流般奔腾的
旗帜的波浪……

旗下的路，
是那么美丽呵！

旗下的路
是倔强的呵！

旗下的路
是壮健的呵！

旗下的路
跑着一支
最庞大的队伍呵！

每天，
 每天，
我在旗下

跑着：
我要把生命
 永远让旗子
 抚慰！
正如一个纯洁的
 孩子
把脸颊
 献给他
 热爱的
 母亲！
我要把生命
 永远跳跃在
 旗下的道路！
从这路，
 去迎接：
人类的
 春天！
我要把生命
 永远呈献给
 旗下的人们
在崎岖的道路上，
编织我：
生命底
 新歌！

(1947. 3. 《在旗下》)

怒吼吧，新加坡（第一部）

漠青、若耶、彦群、丁家瑞

海洋上白浪滔滔
 海岸边椰树婆娑
太阳落了，灯火辉煌
月亮升起，海水歌唱

百年前
 这里没有汽车马路
百年前
 这里没有摩登洋房

这里是人烟荒凉
这里是野兽家乡

百年后
 这里是文明的都市
 这里是世界的商场
 这里有流线型的汽车
 这里有时髦的国际女郎

百多年的历史
从荒凉跨进繁华

小市集变成十里洋场

新加坡为什么变得这样快，先生们
那得说起我们祖先的由来

先生们
闭上眼睛想一想
我们的祖先当初怎么来

那时候是帝王世界
明成祖，十五世纪的初年代
有名的三保太监，奉旨南来
他带领了六十多只大船
装载着英勇大将
 曾经七次
渡过了浩浩荡荡的海洋
帝王的旨意
要番人前去朝拜
那管得海路难行
那管得离乡的百姓

他们里面
有扒田种地的粗汉子
有反叛家庭的流浪人
有做过生意买卖的
有弯腰凸背的秀才

他们带着三分好奇

七分冒险

乘长风翻过白浪

摇橹扒桨

不管是烈日当头

不管是大雨倾盆

他们背乡离井

不怕这里是人烟荒凉

他们每一次回去

总留下些在这里传宗继代

他们在这里与土人合作

与土人成家

他们在这里耕耘劳作

经商买卖

以后南中国一年年兵荒马乱

一年年人祸天灾

经营亏本不能生存的

为地主压迫不能透气的

他们都梦想着南洋

他们梦中的南洋

是人间的天堂

是世外的桃源

他们梦中的南洋

有无尽的矿产
有喝不完的椰浆

从此，乌蓬船，小木舫
一只只的驶来
装载着被拐卖的猪仔
装载着冒险家的梦想

他们的辛勤
他们的劳作
一年年
一年年
中国人改造了南洋
惹得西方人眼睛发亮

一八一九年
莱佛士带领了大军
进入了海峡
把马来亚改变成殖民地
慢慢就变成这般模样

先生们
打开窗户看吧
海是那样的深
水是那样的蓝
太阳沉落了
浪花在歌唱

中国人受了无穷的灾难
中国人把南洋当作避难的家乡
当法西斯纵横屠杀的时候
苦难的人民又来了

他们用草叶包饭
扶着破衣裳来了

他们丢了妻子儿女
孤单单的来了

他们摔了田地房屋
赤手空拳的来了

他们带着哀伤
流着眼泪来了

他们鼓足勇气
挺着胸膛来了

他们怀着梦想
带着笑脸来了

他们是不肯当壮丁的庄稼汉
他们是吃不饱饭的小公务员
他们是受怀疑的新闻记者
他们是亏本的书店老板
他们是被追捕的文化人

他们是满怀理想的大学生

他们被指做背叛政府

他们被指做共产党员

他们含着冤枉

他们受着迫害

他们是借债来的

他们是卖了衣物来的

他们指望着海外

他们梦想着南洋

他们像沙丁鱼

闷塞在统舱里

他们像老母猪

关闭在栏栅里

孩子们在哭

妇女们在吐

时刻是头昏脑胀

时刻是天翻地复

他们就这样地来了

来了

大轮船驶进了海港

检查员不准靠岸
其中一个患天花
全体开去棋樟山

人家说
棋樟山是一座乐园
那里有洋花洋草
那照里有奶油面包
 管他妈的天花地苗
 睡他三天闷头觉
但是，三天不到
 叫你势必难熬

人挤着人像烤面包
屋顶挡不住太阳像蒸笼罩

待遇不好
 有状无处告

如是全体绝食
那是七百余人的呼声
消息传来
 感动远近同侨

罐头，面包
蕃薯，沙丁鱼
香烟，汽水
杂志，书报

一批批，一回回
送去救济慰劳

先生们，打开窗户看吧

海是那样的深
水是那样的蓝
太阳沉落了
浪花在歌唱

新加是个海
人在海中翻腾

看吧，

多少咕哩发了财
多少猪仔翻了身
又多少头家倾家荡产
又多少有志青年埋没了希望

看吧，

暴风扫在海洋上
暴风扫在半岛上
暴风扫过了亚答屋
暴风扫过了大洋房

暴风扫在大财主的心里
暴风扫在穷苦人的头上

新加坡，一阵暴风，一阵暴风

有人在暴风中跌下去
有人在暴风中爬上来
有的跌不倒，爬不起
只在挨，挨，挨……

跌的跌，爬的爬，挨的挨

跌倒的埋骨异邦
爬上的衣锦归乡
挨受的在祈祷上帝
希望养得活妻子女儿和亲娘

新加坡呵，是个海
祖先们开发的原是个奇异世界

先生们

你们是在跌
是在爬
还是在挨

(1947. 长篇朗诵诗《怒吼吧，新加坡》)

荒 村

丁家瑞

山中，高耸蓊郁的林子里，
几间被常年风雨催老了的茅屋，
像一群蓬头乱发的老妇人排立着，
茅屋的板门里满吊着灰尘，
屋脚下几棵荒草，
永远在微风中打颤。

母鸡在灶膛里偷偷地下蛋，
陡然一声咯咯地歌唱，
吓得黄狗儿从瞌睡中醒来，
它抖一抖身子一阵狺吠，
太阳惊退下屋角，
悄悄地溜走了。

黄昏后格外静寂，
山芭里只听到虫鸣；
瘦弱的孩子赤身在地上爬，
年轻汉子从田地里牵回了母牛，
鞭子顺手丢向门后，
他看着他妻子过度疲乏的双眼；
从她手中接过来一碗苦茶。

这是荒村的图画，
这里没有青春的故事，
这里有的是催租人的恶骂，
和逼债人可怕的眼光；
万物沉寂的子夜时光，
也听到屋主人的叹息，
和对自由的呐喊。

(1947. 5. 3.《脚印》)

哭 润 湖

佐 丁

你仆到了

周围这样沉寂的
敌人的枪弹不能伤害你
阴沉的气压
不能窒息你的呼吸
你年青的生命哟
怎能跟死联在一起

天昏地暗
你的死
引发了无比的创痛
 无比的悲愤
和滚热的眼泪
一并爆炸
带着复仇的眼光
带着战斗的决心
来到你无言的灵前
向你缄默的心起誓

安息吧！润湖

未死的拾起你的笔
绝不放过半个
你所痛恨的混帐
绝不！

(1947. 11. 30.《佐丁诗稿》)

跳“珑玲”

米 军

在星光闪闪的天幕底下
在静静的海滨的绿地上
我和一群马来少男少女们
无所顾忌地跳起“珑玲”^①来了

“碰碰空”

“碰碰空”^②

别笑我像醉汉一般跳得摇脚摇手呀
别笑我如同小孩子一般叫呀唱呀
你知道当这大地属于我们的时候
我们原就是一个信仰里的姐妹兄弟呀

“碰碰空”

“碰碰空”

你看那椰子树也欢喜得拍起手来呀
你看棕榈树上的小猴儿也高兴得翻起筋斗来呀
你看小蚯蚓也从泥土里伸出头来呀
你看四脚蛇变得多良善呀
你看海水在伴奏着二重奏呀

你看那穿纱笼的马来婆婆
还有那摇摆着两条辫子的印度姑娘
都手拉着手来参加我们夜会呀

“碰碰空”

“碰碰空”

来唱一支“亚里峇峇”吧^③
来唱一支“打兰武兰”吧^④
你知道当这大地属于我们的时候
我们原就是一个信仰里的姐妹兄弟
因此我们才这么狂热哟
向马来亚的椰树、胶林和山丘
唱出我们的恋歌

（《热带诗抄》）

①“珑玲”(Rongeng)是马来民族土风舞的称名。

②跳马来土风舞时伴奏的鼓乐声。

③马来歌曲。

④马来歌曲最流行的一首，意译为“月下情歌”。

诉

光 道

血！
 滚滚的！
汗！
 腾腾的！
血和汗凝成的
 是什么
颜色呀？

滚腾的
 血和汗！
 滴落在
酷热的南荒！
 一天！
 一月！
 一年！
 一百年
几百年了呀！

血和汗凝成的
 土地上：
黄梨

长成了！
树胶
茂盛了！
椰子
结实了！
一年又一年
几百年了呀！

谁的力量？
把荆棘林野
变成了
城市！
公路！
谁的坚贞？
向苦难的岁月
彻底地
挣扎！
奋斗！
是
血和汗凝成的
土地呀！

一纸冰冷的
宪章
展开了！
展开了！
要吞蚀
血和汗的现实？

要遮掩
 血和汗的现实？
血！
 滚滚的！
汗！
 腾腾的！
血和汗凝成的
 是什么
 颜色呀
请问你：
 没有血！
 没有汗！
这原来的土地
 是什么
 颜色呀！

(1948. 2. 15《星洲日报·晨星》)

种菜人家

鲁 彬

看不到明媚风光。
瓜架豆棚，
结上累累香甜！

一锄一耕，
从下种到收成
一家人没有一个安闲。
往年夜晚，
在月下
理一理瓜架上的青藤，
心情比明月还要亮几分！
如今家在新村，
菜园又在老远的村外，
损失一百八十斤，
还说得上是幸运。

每当午夜醒来，
老记住园地里的瓜豆菜蔬。
一心等到天亮，
乘瓜熟豆肥，
载下坡去换回要用的东西。

菜价虽好，
一经菜贩的手，
就是七除八扣。
眼看百物昂贵，
活该自己倒霉！

归途中，心里一狠：
“这口活干不了，
难道没有别的好做？”

望见自家耕地了，
又想到明天要怎样来翻土下种。

（《号角》）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年热带诗选

50 年代

迎春小唱

以 今

时间跨到
一九五四年
人们
 迎接春天
 用一张苦脸

在阴霾的日子里
 难得看到
 热烘烘的太阳
没有笑语
 没有花香
生活掷给你
 一连串穷困和凄凉

钢铁
 在烈火里锻炼
我们
 却要在
 苦难的洪炉
 受尽熬煎
一年年
 我们等待着春天

可是春天
却迟迟不为我们露脸

迎春的人们呵
这就是时代
给我们
最好的磨炼

我们别悲观
我们要坚强
我们要经得起
严格的考验

别怕春天
离开我们
那么的遥远
有石的地方
就有火种
有信仰的地方
就有春天……

(1953. • 岁暮《迎春小唱》)

孩子底梦

周 棨

刚张着小眼睛说话，
一回头，
就呼呼入睡了。
那么甜，
那么和平，
那么温馨而沉静！

唇角，
一丝肉在抽动，
闭着眼，
却格格笑出声来——
啊，
爸爸鞋里游泳着金鱼，
妈妈箱里装满了巧古力糖，
后园古树上
结着无数小泥人的果实。

孩子：

你能否
让我这尘淤之身，

守 望

高 宁

我好像记得，在山岗上生活的日子中，当夜里同学都沉睡的时候，便有一部份守夜的同学，站在露天下了望着远方，等天要破晓的时分就吹响了哨子，将熟睡着的同学唤起……

夜里
当我被寒风
从梦中
刮醒的时候
我的心
一直在跳跃
在梦里——
我看到了同学们
流着血
在路上
东奔西跑……
但是
——梦究竟是梦
然而
我却睡不着了
于是

我到屋外去走走
啊！
那昨晚
还坐满着人的草地
现在
多么的寂静呀！
风
依然和昨夜般的在吹拂
远处
晨雾迷蒙……
呵，朋友
就在这黎明的前夜里
我看见了
你钢铁般的身子
站立在山岗上

你那灵活的眼睛
了望着远方
想从这深沉的长夜里
看出
什么人敢爬上山岗来
拖走同学
你的耳朵
时时刻刻
在倾听着
想从这寂静的长夜里
听出
大皮鞋的声响

是从哪面传来……

朋友呵！
你听到
同学们熟睡的鼾声么？
听到了
你一定会微笑吧！
因为有你在守望
他们才能睡得

朋友呵！
你听到
他们在讲梦话么？
你听：
睡在墙角里
没有被盖的小鬼
挥着拳头说：
“不吃，我不吃！
昨天母亲送鸡蛋糕来
我也不吃呀……”

哦……
是的，他们已经
两天两夜
没吃过
一点点的食物了！
哦，他们为了争取幸福
和能继续求学

就这样顽强地
以绝食告诉世人
他们是何等需要
安宁的读书生活啊

朋友
你那双灵活的眼睛
可曾看到他们的梦
在他们的梦里
同学们的队伍
是何等坚强
受难的同学回到山岗时
是怎样的欢喜
嘹亮的歌声
又是充满了山岗……

朋友呵！
风吹得那样地紧
不到屋里来避避？
你看
滴落在你头上的露水
又是那样的浓

呵！是的
我知道
你那顽强的脸孔
已经挨惯
风吹和雨打！

你的心
锻炼得
像钢铁一样坚韧！
你站在山岗上
同学们
才能睡得那样甜啊！

昨天
我看见你
喝过了药水
就倒在板凳上

今天
你又在山岗上
守望着
依然那样热情
那样顽强

哦，朋友
你的眼睛
一直望向远方
想偷探些什么
是不是
要等着天边
滚上第一线黎明
那时——
你就要吹响哨子

将沉睡的同学
唤起……

但是
黎明还没有到来
而雷声
却从远处响起
暴风骤雨
就要从赤道扫来……
朋友，站紧你的岗位呀！
黎明前的暴风雨
是会更疯狂
更残忍

看啊！
我们的女同学
已经给你
送雨衣来了……

(1954. 8. 5.《黎明的海岸》)

洗 影

刘 思

有一个影子
偶然投射到心上
我用泪去洗

怎知越洗越明亮

(1954—1955年《刘思诗集》)

南大颂 (第三部)

古辛、白丁、炎羊

“建立南大！
建立南大！”
这消息
比什么
都传得快！
这号召
比什么
都强而有力！

这消息
这号召
像一阵响雷
滚过了马来亚
滚过了南洋
滚过了全世界……

别有居心的报章
不替她传消息
阻挡不了她！
广播机
不替她传消息

阻挡不了她！

忘了祖宗的人

用尽阴谋诡计

阻挡不了她！

说马来亚只要

一间大学的废话

阻挡不了她！

“建立南大！

建立南大！”

风

为她传消息

浪

为她号召

雷

为她呐喊

太阳

为她照耀

热爱华文教育的人

当她的通讯员

热爱真理正义的人

当她的宣传员

半岛上每一个有良心的人

为她奔跑

为她高喊：

“谁也摧毁不了
民族文化的存在
谁也阻挡不了
民族文化的向前
一定要维护华文教育
一定要建立南大!”

建立南大
是一把火
燎亮了这土地
是一把火
燃烧着
大家的心!

它燎亮了
星加坡
檳城
吉隆坡
马六甲

它燎亮了
柔佛
森美兰
彭亨
吉兰丹

它燎亮了
半岛上

每个州
每个城市
每个乡村

它燃烧着
 华人
 印度人
 马来人

它燃烧着
 每个热爱民族文化的人
 每个热爱真理正义的人

啊，
我们从未见过
它燃烧得这么热
 这么亮！

看吧
 建立南大的队伍
 从四面八方
 来了！

呵，工人
 马来亚的工人
 你们开动了摩多
 挑起了砖头
 挥舞着铁链
 胶刀

铁厂工人
建筑工人
火锯工人
割胶工人
各行各业的工人
你们
 为南大的建立
 喊出最响亮的吼声
你们
 把血汗赚来的钱
 献给南大！

呵，车夫
 马来亚的车夫
 三轮车夫
 的士车夫
 罗厘车夫
 巴士车夫
你们从车房
 出来了！
 弯过大街
 拐过小巷
 无数义踏义驶的旗帜在飘
 无数轻快的轮子在飞转
 无数汽车喇叭的声音
 震动了路旁的房屋
 震动了路上的行人

你们

忘了疲倦,忘了饥饿
清早到夜晚
兴奋地工作

呵,小贩

马来亚的小贩
你们也听到建立南大的呼声
你们也热爱华文教育
你们

在巴刹
在街头、巷尾
在咖啡店
在戏台前
急急地走着
大声地喊着
为南大义卖!

呵,马来亚的学生、教师

你们曾经看着华文教育在挣扎
你们曾经那么悲伤
那么愤怒

现在

华文教育表现了惊人的力量
华文教育发出了惊人的光芒
你们那样欢喜
笑容满面
不分昼夜地

练歌
排戏
搞舞蹈
一次又一次
为南大义演
呵，马来亚的商人
为了南大
你们捐钱、认股
欢欢喜喜
不同往日
在建立南大的道路上
放下一份力量！

呵，最亲爱的国际友人
马来人、印度人
不同种族的人民
你们也跑进南大的队伍来了
你们说：
“华文教育的发展
就是马来亚文化的发展
华文教育的胜利
就是人民的胜利！
来呀
建立南大！”

呵，这里是人
那里是人
这里有激昂的歌声

那里有热烈兴奋的呐喊
不同年纪的
 牵起手来了
不同性别的
 牵起手来了
不同阶段的
 牵起手来了
不同种族的
 牵起手来了
这是觉醒
这是力量
这是南大的队伍
这是维护民族文化
 最坚决的战士！

赤道上的日子呵
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华文教育经过一个灾难又一个灾难
华文教育在水深火热中不断地壮大！

看啊
我们的南大
 像初升的太阳
 发出万丈光芒
 升起来了
 升起来了！……

南大呵

你是华文教育的堡垒
你是华文教育的前哨
你是我们无穷的力量

你高高站在裕廊山上
你的大旗
 保护着风雨飘摇中的
 中学和小学校
你的广阔的胸怀
 将哺育出最优秀英勇的子弟
你没有阶级之分
 谁都有权利投进你的怀里
你没有种族之分
 为了马来亚的将来
 敞开了门户
 欢迎不同种族的人
 一齐走进来！

呵，南大
半岛上的人民伸手向着你
 任风暴来吧
 任压力来吧
而人民
 一定要把你造得完美
 一定要誓死守卫你！

让我们欢呼
让我们歌唱

歌唱华文教育
歌唱南大
歌唱我们的光荣
歌唱我们的胜利！

《《南大颂》》

树胶花开

杜 红

我要为那些人歌唱，
那些把血汗流在这土地上的人而歌唱。
他们死了，
他们勇敢地死了，
却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朋友，你知道树胶为什么开花吗？
你知道树胶花的来历吗？

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个树胶开花的故事，
一个无名英雄的故事。

就在霹雳河流过的地方，
就在祖国创伤的土地上，
树胶呀，用绿色的叶子，
盖上了平原和高山。

万里绵延的胶林呀，
就像个没太阳的天；
这没太阳的天底下，
奔走着割胶的工人和他们的脚车。

长袖子的衣呀，长管子的裤呀，
满头满脸裹着破布巾；
割胶的工人比太阳起得早呀，
割胶工人难得见阳光。

在霹雳河的尽头，
住着个强壮的青年人，
你要知道他生得如何？
他就长得跟棵树胶一样。

每天，他比谁都起得早，
他骑着脚车，比任何人都跑得快；
那广阔的胶林就像他的窠巢，
他就像只勇猛的山鹰。

他起得那么早呀，
他的呼吸就在胶林中凝成雾；
他跑得那么快呀，
就像只山鹰在熟悉的林中飞舞。

他的胶刀，
比谁的都利；
他的工作，
比任何人都迅速。

别人还在小径旁，
他已经割上了小山；

他往叶缝中一望，
望不见平原，只见胶叶连成个绿色的海洋。

和往常一样，
他把双手摊一摊，
心里头想：
什么时候，我能把所有的树胶都割遍？

他的眼睛每天都向下望，
他的腰每天都向下弯，
(这是割胶的模样)
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抬起头来向前望。

正当他在眺望，
胶林中忽然起了巨响，
这声音像地狱的鬼号，
胶工们都把头转向山上。

在清晨的薄雾中，
小山上倒下了一个东西，
像倒下了一棵大树一样，
连胶林中的树叶都起了骚动。

像一只受了伤的山鹰，
震动了整个森林；
像一只将死的山鹰，
把尸体藏在旧时的巢林。

那个强壮的青年人躺在沙地上，
双手紧抱着树胶干，
那一支最犀利的胶刀，
就躺在他的身旁。

胶汁淌在他的手上，
鲜血染在沙地上，
杀人者底记号，
刻在他的胶刀上。

在他最后的记忆中，
闪过了一根带血的枪，
一只狮子，
和一株椰树。

这时候，他死了。
他第一次抬头向上，
叶缝中透出一丝阳光，
在他底脸上涂上一层金黄。

同伴们来了，
他们也没有感到稀奇，
连话也没说一句，
只把他的胶刀带了回去。

他们就让那胶刀，
带着死者的血，
像带着遗嘱一般，

把它带回去。

晚风为他唱着挽歌，
胶叶掩盖了他的尸体。
大地沉默着，
悲哀地拥抱着她底儿子。

从此以后，
那一片浓密的胶林，
再也见不到胶工们的影子，
时间洗去了沙地上的血迹。

霹雳河呜咽地流着，
哭诉他底不幸；
胶林呼啸着，
是他愤怒的呼号。

他底热情和力量，
他底血和眼泪，
经过了长久的时间，
就在树胶底上头开出了金黄的花朵。

你知道树胶为什么开花吗？
那是战士底笑呀！
你去算一算吧，
那里有多少的树胶开花，
那里就有多少英雄底故事。……

（《树胶花开》）

喜悦的回音

米 雅

我带着激动的心，
探访了
从你身旁来的人。

我收到你捎来的短信，
也看到你熟悉的脸庞；
那是你童年的相片，
孩子气的脸，
带着十分顽皮的神情。

我久久地看着它，
舍不得把眼光移开
“这淘气的小鬼呵！
这心爱的他。”

我要把它放在桌上，
让你看到：
我每天怎样工作；
我要把它挂在床前
让你知道：
我每夜怎样把你想……

他们在注视着我，
我连忙把相片送还，
我的心卜卜跳动——
莫不是他们已猜中了我的思想？
我想打听你的消息，
但话句又只停留在唇边。
我想给你捎句话呵！
可又不知说什么好。

我知道：
你在辛勤地工作，
勇敢地战斗。
就因为这样，
我三倍地把你悬挂；
就因为这样，
我爱你爱得更深沉！

我记得：
你我神圣的誓言：
把终身力量献给事业，
把一生劳动献给人民；
还有那深厚、纯净的爱情呵！
我忠实的战友
最亲爱的人！

愿我的爱情，
像温和的海风，

调剂你工作的疲劳；
愿我的渴望，
像清晨的太阳，
带给你温暖的安慰。
愿我对你的殷切期望呵！
就像那鲜明的旗帜，
鼓舞你
奋勇前进，
成为我——
值得骄傲的亲戚！

告别的时候到了
我再也按捺不住
渴念的心情。
我低声问：
“他现在怎样了，
身体是否和过去
一样健壮？”

他们的笑声呵！
引起我心中的羞涩，
烧起我脸上的红晕；
我按着袋里——
你远方捎来的信，
飞似的走出了大门！

(1956. 第9期《生活文丛》)

大鼓响着

——在体育馆外听小教演出

占 戈

大鼓响着
从体育馆内响出来
 像一粒
 又一粒的
炸弹
人们的心剧烈地跳——
要跳出来了

大鼓响着
从体育馆内传出来的，
 民族教师的
 鼓声、
 舞步声，
震荡着
 维多利亚纪念堂顶上的
 巨钟
它每秒钟都报导着
 悲哀底民族教师在
 行进

大鼓响着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
 英勇地站在火光中
在热焦的土地上
散播着耐热的种子
一粒粒都要开花结果。

大鼓响着
每一响
 都有回音
汇成清晰雄壮的韵律：
 “战斗！”
 “战斗！”

大鼓响着
不息地响着

(1956. 6. 28《南洋商报·文风》)

竖 琴

蓝 金

呵手，再弹起竖琴来了！
这琴声响亮异常。
弹吧，我亲爱的 K，
弹吧，祖国非常需要我们。

母亲，你不要催我吃饭好吧！
当琴声正酣的时候，
我的幻想乘着翅膀飞翔……
到那热烘烘的会场。

C，配和着我的琴声唱吧！
我的女友，你的歌声
圆润异常；你的歌声
是我抒情诗中最好的一篇。

你这优秀的女工人，
使我想起一本书的女作者，
在无数倔强的女性中，
是最为勇敢的聪慧女子。

配和着琴声，

你就唱吧，我亲爱的朋友！
你的清亮歌声，
在我心头充满欢畅。

《《椰笛与竖琴》》

潘之奥的爱情

白 汀

（报载：意大利放射线学家潘芝奥昨晚（9月8日）逝世。这位45岁的科学家在临死数周前遭侵袭其身体的辐射能所折磨，他曾受施19次的手术以延长其残生。他失去手指，于最后连手臂也失掉，但是他从不停止工作。他说：“这些是小事，无关宏旨。”）

生命辉煌的船儿
载着我；我轻摇着桨，
沿着小小的河流，
缓缓的向前航行。

两岸长满着花草林木，
迎着风儿，在向我微笑，
有些还伸长手臂，
勾引我的脸庞、散送香气。

在花丛和林木当中，
我听到鸟儿啾啾在唱歌；
它们姣好的歌喉，像为我
歌唱人类的天明。

我的心充满了欢愉：

美在我不远的前头闪亮！
这个多种元素的结晶，
她的形象那么明朗、伟大。

我轻摇着桨向她航进。
——虽说残缺的毒蛇，
在过去一连串的岁月中，
盘绕着我，还留下多少伤痕。

而今天，是第十九次了：
我失去了一条手臂；
毒蛇的牙齿更进一步
咬破了我的船儿底帆。

但思想却不曾把我吞吃掉，
这些是小事无关宏旨，
我思想里强烈的爱情，
会把这些驱赶得一丝不存。

只要我的帆儿还没破尽，
我的船儿还能在河中航行。
我就不断地轻摇着桨，
向我理想的美航进。

(1959.9.16.《南洋商报·文风》)

土地的话

鍾 祺

假如把鸟儿的一边翅膀砍下来，
你能够想象
它将怎样地飞翔？

假如把两道河水沟通了，
在一同流向大海的途中
它将怎样地欢畅？

我们是兄弟——
为什么无端分离！

《《土地的话》》

旗

坚 石

旗在群众的头顶上，
用星光的眼瞰望世界。

它走过的地方卷起狂风，
风暴下万物开始了骚动；

它的笑声是大海的浪，
呼啦啦震遍大地；

它矫健的英雄之姿，
是胜利和荣耀的象征。

铁的手掌——旗子的根，
从力量的沃土里旗升高而飘。

不能摇撼的是它的根！
不能倒下的是它的身！

在辽阔的空中前进，
披载着阳光的金装；

旗在群众的头顶上，
用星光的眼瞰望世界。

（诸家《爱诗集》）

多了一颗太阳

史 英

人类的理想
一旦化为和平的阳光
就好比天上
多了一颗太阳

世界将加倍地明亮
加倍地温暖
连喜马拉雅山
也将翻一身稻浪

这样地球上
将没有一寸地方
会再是黑暗
会再是严寒

而从每一个唇旁
将会流出笑的霞光
像千万朵鲜花
在日光下朵朵怒放

(1959.《诗苑短笛》)

盾上的诗篇

吴 岸

砂朥越是个美丽的盾，
斜斜挂在赤道上，
年青的诗人，请问
你要在盾上写下什么诗篇？

让人们在你的诗句中
听见拉让江的激流声，
听见它在高山、平原和海洋
所发出的各种美妙的语言。

一支笔，一个伟大的理想，
太阳和星星照在你的头上，
在生活、书本和伟大的先师
的光辉中寻求你的思想和力量。

写吧！诗人，在这原始的盾上，
添上新时代的图案。
写吧，诗人，在祖国的土地上，
以生命写下最壮丽的诗篇。

（《盾上的诗篇》）

弯曲的土路

萧艾

弯曲的土路
出没田野之间
好像褐色的树枝儿
在绿叶丛中

稻田金花似地
一朵十朵千百朵
开满了郊外！

为什么在春天里
有秋天的收获？
在弯曲的土路上问乡亲们
乡亲们只是默默地微笑
只是默默地工作

(1959. 3. 《思慕的时刻》)

归 来

高 鸥

在小河的上游，
有一棵高大的山榄树，
在微雨的八月，
山榄就开始成熟。

淡绿的枝叶间，
浅黄的果子静静地挂着，
山风吹动叶子，
仿佛千万个镜子在闪烁。

就在树下，
轻轻地伸过一条小路。
小路通到什么地方？
通到前面那一湾清水湖旁。

你看见吗，在这阴暗的日子里
常有个青年人，孤独地
站在湖边的岩石上晒太阳。

在这山榄树下，
或是在那一带开朗的山坡上，
只要你站着望一望——

你就会看见那个倔强的青年：
他那褐色的身体，
如同岩石一样，
还有那一头粗发呀，
和宽宽的肩膀。

湖水呀，清莹的湖水，
好似他那忧悒的眼睛，
静静的湖水没有波纹，
又像他那积满仇恨的心。

有时，他会猛然一摔，
跟着一块石头飞进湖里，
可是他的眼光，
却很少向石头追去。

呵，青年人，
你在想什么呢？
一会儿握紧拳头，
一会儿又低垂着双手。

二

有一回，他的石头疾似流星，
直飞向对面的湖边，

溅起的水花，
泼了姑娘一脸。

姑娘正在洗衣，
不禁蓦的一惊，
慌忙抬起瘦削的脸儿，
忧愁的眼光往四处搜寻。

就在对面的岩石上，
发见了那个青年，
他一动也不动的站着，
两眼直瞪着湖面。

她想：这不是他吗，
 他归来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于是，她站了起来，
理一理那蓬乱了的长发，
姑娘又惊又喜，
走向青年。

可是，青年的心飞走了！
 看那湖面，那灰沉的天空
 有一黑点，那是云，
 高飞着的云呀，
 带走了他的心！

姑娘啊，你怎能忘记命运的欺凌，

你来了，
（你是带着希望来的，
你是带着痛苦来的。）
请忍住，
 你别把手儿放上他的肩
 而轻叫他一声，
因为他的心还没有平静，
正燃烧着仇恨的火焰！……

呵，你要叫就现在叫吧，
他已忍不住眼泪啦，
失去了自由的人，心像沙漠，
要培植复仇之力，
也须要爱情的鼓励。

三

我的歌子还没有唱到最后，
聪明的姑娘呀，
已经拉起他那低垂的双手，
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比从前消瘦！

他的眼睛
马上流出了惊喜的泪；
“真想不到
我们又在这湖边上见面。
前天的傍晚，
我就回到了养育我的土地，

那时，我就听到了痛心的话言——
你怎能和一个囚徒发生爱情！
告诉我，
反悔吗，这给囚徒的爱情！”

苦透姑娘啦，两行眼泪像两串珍珠，
那声音呀，呜咽中饱藏着不屈的坚定；
“这岩石烂了，
这湖水乾了，
我都是你的人。”
在岩石上，
有一对人影儿紧靠在一起。

（1959年6月初稿诸家诗文集《火线边缘》）

出 货

老 龙

铁船到
老板喊：“出货！”
码头于是有了热闹

椰干
从仓库里搬到
一包又一包
工友身上的污垢
像烂糟

一块板
在船缘上架好
一双双结实的脚
便在上面
不断地跑

但工头
还频频在咆哮：
“这样慢，
赚水喝也不饱！”

老板
样子高傲
挺着大圆肚子
冷冷地笑：
“不快点，
工钱恐怕会拿不到！”

工友一句话也没有
这不是一切甘受
而是辛苦
包住了怒焰

啊！
要是有一人
喊声：“打倒！”
谁也会举起拳头……

《《吉打的人家》》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年热带诗选

60 年代

青春的哭泣

原 句

你曾被我以狂热的诗篇赞颂过的
而此刻对我投着如此轻蔑和俯就的神情的
冷酷的祖国哟！
你看看我呀！
你听听我说呀！
呵，你为什么连睬也不睬我一眼呢？
难道我如此哀号着摇撼着你的双臂
你一点也感不到么？

祖国哟！祖国哟！
你不要抛弃我
你看我一眼吧！

呵呵！我多么希望，祖国
你能像亚细亚的平原一样
不分昼夜的给你的孩子拥抱和亲吻
可是，我并没有如此要求呀！
我只要求——
你看我一眼
你给我一个抚摸
你给我一个爱！
(像妈妈爱她的孩子)

但，祖国
你为什么如此冷酷呢？
我因哀号而沙哑的哀音
难道不能引起你丝毫的怜悯么？
你看，我满腔的热情
几乎被你阴惨的脸而冻结了呀！

祖国，我曾经听说过
你在以急切的声调向我们呼唤：
“把青春献给我吧，孩子们！”
呵！但那只是梦中的幻影！
我如今饱和着热情的青春的
却已经被你抛弃！
(祖国呀！……)

呵，祖国祖国
请接受、接受我的青春
我自信在爱你的热情上
我不会输给你的逆子们
可是
为什么你要让我的手脚搁着
为什么你要让我的头脑闲着
为什么你要让我的青春
像一朵鲜花
等待着枯萎？

呵，祖国祖国
工作的热情使我不能再等待

青春的炽热使我不能再等待
如果你不接受
我火的青春，我青春的火
而我也决不、决不
让苦闷遗留给我们的第二代……

(1961.1.《青春的哭泣》)

一棵伤心的老松树

李贩鱼

远山渐渐地阴暗，
椰林梢越过一阵归鸦，
老松，老人和长久沉默的陋屋，
这三个十八年的老朋友，
就要互道离别在这暮色下……

学生们丧着脸走了，
老师们低着头走了，
长久相聚的友伴亲人别了，
要相见在什么时候啊？

老校长你把桌椅排好了，
老校长你擦干净了黑板，
把学校的一切都抚摸一遍，
终于到我老松身旁默默地坐下来。

老校长，
抬起你的头吧，
我知道你心中无限痛苦，
可是，我心中也是一样忧伤。

十八年前，
当贫困的村民把学校兴建，
你就把我栽种在校前，
对我诉说了许多希望和理想。

你说今天虽只有二十六人，
过十几年就会有学生两三千，
你说今天虽只有破校舍一座，
过十几年就会有课室几十间。

孩子们可以坐在整洁的课室里，
有舒服的桌子和椅子，
有碧绿的大草场玩耍，
还有图书馆、实验室、大礼堂。

你说你要像照顾我一样，
照顾这二十六棵幼芽，
你说你要像培育我一样，
让民族教育在这里开花。

从那一天起，朗朗的读书声，
随着阵阵清风送到我耳中，
正像田野上百花的香味，
直扑人们的心胸。

每当下课钟一响，
孩子们就跑到我身边，
互相追逐、欢笑、奔跑，

使我也不禁起舞婆娑。

下课了，我常常探头进窗口，
看见你细心地改作业，
当看到孩子们飞跃地进步，
我内心也一样愉快和幸福。

有时孩子们天真的发问，
使你感到啼笑皆非，
有时孩子们巧妙的答题，
使你感到心里甜如蜜。

你像喂养饥饿的孩子，
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予，
“我们的校长是最好的。”
这是村民给予你的赞誉。

经过十多年汗水的灌溉，
忍受了十多年风雨的吹打，
我长大了，你也添上白发，
可是，学生像十八的高潮暴涨了。

你告诉我破屋就要翻身，
为了学校的扩建，
村民勒紧肚子捐出了饭菜钱，
你也答应每月薪水只拿一半。

你说扩建的经费已经筹足，

扩建的校舍已画成蓝图，
昨天已经呈上申请书，
一等批准就可以动土。

扩建的申请久久没有声响，
邻近这时建起了三层的学校，
大草场铺展在校前，
粉白的墙闪着光。

课室里桌椅都是特制的，
教具设备多齐全，
每班还有小图书馆，
老校长，这不正是你的理想？

然而，这是个最大的谎，
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欺骗！
那儿说的是外国话，
不是土地儿女的语言。

那儿的的孩子虽然和我们一样，
可是开口闭口都是大不列颠，
他们在草场上表演 Cowboy，
他们爬到树上模仿泰山。

我们的孩子毕业了三年，
还要在街上彷徨；
那儿的的孩子有上帝帮忙，
毕业了就可做公务员。

看！那学校日日高，日日大，
它的阴影遮住了我们的破屋，
挡了我们的雨水、阳光，
使孩子们看不清道路。

啊呀！那几个人来到我们的学校，
在校前校后走了一遍又一遍，
白纸上记了又记，点了又点，
就像有什么宝藏发现。

说什么校舍阴暗有害孩子健康，
说什么墙壁破陋威胁人命安全，
说什么课室太小，厕所太少，
总之，一切的一切都不好！

是啊，这校舍早就该扩建，
可是！来了一道奇怪的命令，
说这学校应该停办，
老校长，你伤心地昏倒在地上。

当同事把你救醒，
你的眼泪还一直往外淌，
你的眼泪虽然流干，
却整整一个月病倒在床上。

十八年了，十八年，
破灭了，你的理想，

白天我听到你常咳嗽，
夜里我看到你整夜地失眠。

如今，老师被迫走了，
孩子被迫走了，
学校里已经没有人，
只有关着几十张桌椅。

老校长，你回忆什么？你想什么？
是寻找那往日的希望？
是追忆你年青健壮的身体？
还是想着那群可爱的孩子？

老校长，你走了，
告别了你每天必到的学校，
在这里你修钉过坏了的桌椅，
在这里你填写过扩张的申请书。

老校长，你走了，
这里将听不到孩子们的读书声，
听不到熟悉的钟声，
听不到衷心的话语。

啊，老校长，你看那墙边，
几个颊上挂着泪水的村民，
捧着一包什么东西，
是一包礼物送给你！

还有一个没有爸爸的孤儿，
冲到你面前，依偎在你身边，
他没有说一句话，
但是眼泪已流了满脸。

是啊，老校长，
村民们等着你回来！
孩子们等着你回来！
破屋子和我老松也舍不得你。

太阳已经下山，天色苍茫，
老校长终于走了，
剩下空挂着××学校的陋屋，
和那枝叶萧条的老松树，
他们像是无限惆怅、心伤，
又像是默默地期待、幻想……

(1962.《在生活的道路上》)

心上有你的声音

槐 华

你突然出现，
我抖着手开门，
深夜里，你压低的声音
在我心上投颗炸弹！

……而你匆匆又走了。
你第一次热握住我姑娘的手，
对我凝视；一秒钟以后，
也许是十年的久别呵！……

我从楼梯口又跑到窗前，
直望着你没入黑暗的天边；
泪水迷蒙我的眼，心上有你的声音：
“火的道路，不变的深情……”

(1963. 2. 8. 元宵《心上有你的声音》)

黑夜的行列

远 铃

月色朦胧胧，
原野迷迷茫茫，
山岗上歌声激荡。

千百双眼睛向远处眺望，
看，黑蒙蒙的小路，
一串的珍珠在闪光。

不，不是珍珠在闪光，
是一长列的车辆，
载来了城市的伙伴。

长河般的人流在蠕动，
由小路伸向山岗，
歌声掌声突破了黑暗。

心，剧烈地跳动，
手，热烈地鼓掌，
欢迎你们——城市来的伙伴！

黑夜里队伍集合了，

城市——山岗，
连成一座坚固的桥梁。

黑夜里有这么一支行列啊，
从城市到山岗，
明天，要掀起冲天的巨浪。

月色朦胧胧，
原野迷迷茫茫，
听，山岗上的声音在向黑暗挑战！

1963. 10. 10.

(1963. 第2期《文学青年》油印本)

深夜，很冷

严 思

深夜，很冷
细雨敲着窗子
朋友啊
我把你们思念

我知道
那扇生锈的
铁窗里
现在很冷

也许和我一样
你们的心头
也正在翻腾着——
祖国，战斗……

熬着这失眠的夜
痛苦的寒冷。
期待着明天的东方
升起太阳

在失去了伙伴的

寒冷的时刻……
一个微笑
一个问候
可能就是一团火

现在，深夜，很冷
细雨敲着窗子
朋友啊
我在把你们思念

(1964. 7. 《风雷集》)

住宿街头一百天

长 河

—
静寂寂的黑夜
乌云遮住了月光
武吉智马山沉默地兀立
武吉智马河沉默地流淌
我们沉默地纠察站岗

阵阵冷风吹拂棚帷
但吹不熄心中的火焰
露水重重蒙在身上
心头涌上恨事件件……

想不到第一次出门谋生
就第一次住宿路边
问谁都不感觉辛酸了
问谁都只会怨恨增添

……我们从小劳动惯了
打工干活原不埋怨
看到别人读书玩耍

内心感觉又酸又羨

怀着一颗天真的心
走进纷杂的生活广场
把气力廉卖给纺织厂
让针线伴度劳苦的童年

我们整天伏在车前
眼睛望花了针线
耳中鸣响喳喳的车声
心里填满辛酸的语言

铁锤敲石会冒出火花
冷水热了会冒烟
卖命地工作了整天
挣到手只轻轻二块钱
扣去自己的零用
全给妈妈作菜钱
也只够买豆芽、咸菜、“迫拉煎”
新来的姐妹一天才五角钱
扣去车费不够买头痛丸
我们还要义务打扫车间
病了却不准请假看医生……

肺癆病菌残忍成性
每分每秒都在蚕食人命
老板算盘一打改算件薪
我们的腰带就要束得更紧

有的做半月工才得八角钱
还不够老板抽半天香烟
好运的一天得到一块钱
那也不够老板吃一碗面

我们一百多位姐妹
这就样整天伏在车前啊
眼睛望花了针线
针刺痛了心肝
怨恨像悠长的线……

……自从参加了工会
我们才敢吐露心中的哀怨
工会姐姐真懂我们的心
还擦亮了我们的眼
我们是人，不做甘蔗渣
我们应该有幸福的明天

但老板不准我们参加工会
黑着脸打破我们的饭碗
我们还有什么路好走呢
我们只好在路边搭起棚帐
我们要像山藤那样坚韧
让顽强的生命放射光芒……

二

静寂寂的黑夜

没有月光没有星光
武吉智马山沉默地兀立
武吉智马河沉默地流淌
我们沉默地纠察站岗

棚帷在风中摆荡
坚定的心没有动摇
身上蒙着重重露水
心中滚翻着怒潮

忽然狐狸跑来修鸡窝
老板要我们认错走阳光大道
呵,要我们脱离工会
这不是要鱼儿离水去受刀

看见我们没有上当
老板又恫言要关厂
下来就要搬走货品
借此载走我们的信心

可是货车不能通过我们的防线
老板又龟缩不同我们见面
我们只好继续住宿街头
看日历牌送走一天又一天……

我们在路边住宿一百天了
几百次心听:姐妹们的慰问
几百次手接:兄弟们的支援

几百次口述：生活的苦难
几百次誓言：维护做人的尊严

就这样在路边住宿一百天
伴着沉默的武吉智马山
伴着沉默的武吉智马河
伴着在风中摆动的棚帷
我们日夜纠察站岗
怀着满腔的怒火……

三

在街头住宿一百天了……
度过了一百个夜晚
吹了一百夜寒冷的风
蒙了一百夜凉冻的露
一百颗心依然激动
一百张脸依然烧烫
望着被乌云遮住的月亮
我们沉默地守夜站岗
耐心的等待东升的朝阳……

(1965.《掠过夜空的彗星》)

巨人

陈瑞献

现代的辫子依然绾着我们的忏悔
黧黑的巨像，总令我们忆起
群山沉沦，在河之双岸
爱洗澡的丑鸭子
一只迷失又一只只迷失于天的方向
以及泛滥的方向

你不筑坝，你有容海的大腹
你的须林，盐花渗泌着盐露
你与大禹孪生，洪水的克星

就娶灾祸为妻，守缠绵的祸害
且沟洫那井井的脉络
在一片浮肿病的叶之内
有船在疏导，有犍在颠簸
有车在冲刺，有橈在飞扬
冰河凋谢，当彗形星在大地燃烧

我们肩扶着未竣的建筑
沿历史长城，我们乃流浪的歌者
劳思着英雄之母

以及跪在泥土的儿男背肌上的青墨
我们的歌是液体
因你汹涌，用热血
鲜艳你海岸般壮阔的巴掌

（1966. 1. 20. 《陈瑞献诗集》）

给乱发的歌者

谢 清

一别
就在没有引线的风筝
那些焚心的事
那些谈笑的星期天
曾亲切过
如今，有人管叫它是烟是云

无情的手。你溺在
黑沉沉的寂寞林
乱发的歌者掩脸而泣
所有的林木都失乐了
而千叶的深绿，如何
能锁死黑音的翻滚
一群张着的耳朵守立
林外，每个撞出的音色都不能漏网

扬帆万里
总有人在岸上牵念
而你，庞然的巨轮
竟泊于荒僻的水港泣暮
一座火山就从此断气

你的泪，注满太平洋
泪里，可曾想起
缪思的纤手

想到一些事总要发生
就是最后一个太阳被后羿射落
心亦不沉
修好你脑后的乱发
去燃烧自己
诗章是最好的柴薪
林外，一银河的盼望的眼
等待，你脸上展开的
笑

(1969. 6. 16. 《哭泣的神》)

怀念曲

田 川

爱情

我是一个失去阳光的流浪汉，
在世界的一隅孤灯独处；
我有一个心爱的姑娘，
她呀每月给我捎信寄书。

长堤一脚跨在海面上，
碧绿的波浪拍击着两岸；
我和她曾经散步在海边，
而今啊！南北两隔熬苦难。

爱的火

爱的火在燃烧，
这是多美好的时光。
一堵墙把我们隔开，
不论是在白天还是风雨的夜晚。

一封信

今天我收到一封信，
我紧紧地把它握在手心；

怕它会悄悄地溜失去，
我盯着那蓝色的信封。

我把它贴在滚热的胸膛，
是要回味它给我的鼓励和温暖；
我把它轻贴在耳边，
是要倾听那姑娘的笑声多清脆爽朗。

(1962. 作 《呵，彭亨河》)

送 别

萧 艾

在走向火车站的路上
默默地，我们手拉着手
不知天边升起早霞
心中充满了离愁

想，当星光闪烁，夜色蓝
谁陪我在疏林中营火？
谁常来坐谈，带来一本好书
一些好唱片，一些糖果？

在月台上，我们默默无语
看人家黯然话别，垂下了目光
看树梢掠过的飞鸟
兴奋在你眼睛里一闪

当你成为工程师归来
你的手也在塑造祖国的梦
骤然间，列车、绿树、人群
沐浴在金色阳光中！

微笑地伸出手，紧紧握着！

在这分离的一刻
我分明紧握着金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962. 6. 《比鲜花更美》)

逃 亡

伏 浪

没有任何交代
没有收拾行李
只带去一颗滚热的心

准备多少时辰
走多少远路程
翻越多少山岭……

没有忧虑
而你感到骄傲
肩上挑起担子

第一声鸡啼
你最早迎接晨曦
身上披满露点……

逃亡或有痛苦
而你心里
却有幸福

(1971. 创刊号《笔端》)

小城恋歌

冰 谷

徘徊在陌生的小径上
听不到窸窣的虫声，也没有鸟啼
我不是采摘缤纷的落霞
也不是寻觅胡姬和夜来香
我在默念你——河畔幽静的小城

我是你怀里的一颗种籽
凭借你的土壤滋长
如今我被风雨流放，两年了
但没有把你遗忘，白天和夜晚
还频频轻呼你响亮的名字

异乡有丰饶肥沃的田野
金黄的稻穗，溢溢着芳香
异乡有早霞和鲜花
而我没有一丝栈恋
我向往你浓郁的温馨

我像失去国籍的吉普赛人
心中有太多忧悒、太多寂寞
要向你倾吐，让你知道

异乡小小的浪人
是多么渴望你温暖的慰语

你告诉我
什么是忠诚,什么是真正的爱
你告诉我
流血流汗并不卑微,而且光荣
呵!你的精神将久久被记忆和传播

曾经,怒吼的吡叻河
卷起千层浪,一如疯狂的巨魔
企图吞噬你、毁灭你
而你依旧如山矗立着,不被征服
风砂时代,证明了你的倔强英勇

英睿的历史人物
在你的土地上试种橡苗
如今,这生命的种子,一代又一代
繁衍起来,布满整个马来西亚
你呀,你是千万橡树的褓姆

你秀绝绰约的风姿
欢笑的青山,幽幽的椰林
呜咽的吡叻河,日夜奔流
你河面点点的轻舟,桨声欸乃
这一切,叫我怎能忘记?

高岗上的巍巍的苏丹宫殿

有繁花吐艳，有树荫缭绕着鸟唱
忘不了，伊斯干打桥上的日落
忘不了，河岸翻白飘飞的芦絮
还有那一片绿色的小小竹丛

你蓝蓝的水波
在我心湖内久久不灭
夜晚，在星光下
多少人弹着吉打，多少人轻声漫唱
都是为了向你致敬，向你祝福

又是七月了，万果飘香的季节
我想起香喷喷的榴梿
紫色的山竹，娇滴滴的芒果
但是，什么时候
我才又踩着泥径探访你的果园？

你的青春儿女，对你多热爱
他们同声赞颂你
烽火漫天的时代，他们显现不渝的精神
而今也一样愿将生命奉献
为了你，也为了幸福的明天

在异乡的土地上
我懊丧、沉闷又悲怆
每当忆起以往的梦
我愿像一只南归的燕子

（《小城恋歌》）

响 雷

——纪念 11·15

彼 岸

千万双耳朵在倾听
千万颗心在跳动，
这是一阵响雷？
盼你，已经盼了很久，很久，
苦旱的土地正需要水份。

响雷啊，你飞！
飞到四面八方吧，
飞向马来农民！
把他们都叫起来，
起来到地里去，
准备好锄、钯、牛、犁……
迎接啊，那倾盆的大雨！

(1969. 11.《响雷》)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年热带诗选

70 年代

怀 人

英培安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

……

——史记·刺客列传

听到你的消息时，我已
不胜宿酒，想起送你的
夕阳，染红了江畔
的芦草，满座
似雪的衣冠，一如你
的血，溅起
柱上

不应赴秦
你我不外是市井
的浪子，读书击剑
本不该是功名
的事。酒肆的博弈
已成昨日矣，最好的一次
击筑，竟在萧萧的
易水。罢了罢了
想起你不能回顾

的瞋目,酒酣时的
和歌与
痛哭

我应到秦去
即使让仇家矐了双眼
我为你
击筑

《《南洋商报·新年代》》

河湾的故事

施 平

—
那年，南方有嘹亮的号声
响自河湾的上游
响自山头的密林

日本法西斯的血刀
插不进山头上的营寨
也砍不倒河湾上的旗

石壁上，战士
刻下了抗敌的豪情壮志
——我们必胜的战斗决心

旗在风中
拂起红色的波浪
拂起胜利的欢呼

河湾涌荡着欢欣的急流
流过南方的平原
流向马六甲海峡

二

六月，响起了暴雷
烈风刮起了燎原烽火
映红了马来亚的夜

辉煌的旗
又插在河湾上游
在子弹的喧响声中飘动

河湾又唱起雄浑的战歌
粗壮的手又在石壁上
刻下了翻身的心愿

南方辽阔的平原上
河湾的急流阿
淌着英雄儿女的血

英雄的决心像石壁般坚固
炸弹炸不倒坚固的石壁
也炸不掉深刻心中的仇

每一滴血啊
凝成壮烈的故事
铸成了一册马来亚史

繁星点点，山风呼呼
胶山的夜，隆响着

河湾的急流雄壮的吼声

十年,二十年……

河湾的流水啊

流动着胶山的血和泪

山头的密林

还深埋着战士们的意志

深埋着新生的火种

我们将又听到

河湾岸上,爆起

黎明前的号响

(1971. 第3期《赤道诗刊》)

我走的时候

谢冰凝

我走的时候
不要望我以朦胧
我怕那滴滴的晶莹
串成一带水清
洗白一颗枫叶般的心
我走的时候
不要望我以忧郁
我怕那声声的叹息
谱成一首怨寞的咽泣
融化一颗似铁的心
我走的时候
不要望我以沉默
我怕那丝丝的无言
织成一条情感的彩带
牵住一颗想飞的心
我走的时候 请你
送我一朵含笑的百合
再加一颗相同的心
要为受凌漠的蔗民歌唱
从黑夜唱到天明
从黑夜唱到天明

《《横鞭集》》

他依然光芒灿烂

陈伦新

一颗光芒四射的星
突然殒落了
好像一颗无声的氢弹
猛烈地把夜空震荡

风儿消逝得无影无踪
今天地球上的许多旗帜
都默默地垂挂在半杆上
和我们一同悲伤

他是八亿人中的一个
他把友谊的手伸向四方
朋友感受到他的温暖
敌人感觉到他坚强

尽管你的信仰和他的不一样
今天我们同为了他的死哀伤
尽管他像一颗星殒落了
他依然光芒灿烂

(1976. 1. 10. 《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

给弟弟拍照

康静城

弟弟，来这岸边站好
哥哥给你拍照留念
河里的舢舨，岸边的起重机
还有父亲相熟的苦力们
都收入背景里了

以后，不管何时何地
当你看到这照片
你将想起这母亲之河
百年来曾供养着我们
与无数苦力之家的河
弟弟，你也将像河一样
在曲曲折折里成长

(1977. 6. 25. 《长槽集》)

工业肺

——在船厂安全展览会上

李擒白

那是一个人肺
浸在盛满白色液体的玻璃罐里
像炭那样黑

我不知道
那一个人肺
是从谁的胸膛解剖出来
制成标本
放置在这个展览会上

可是毫无疑问
那是一个工人的肺

那一个人肺
是一个病例
是石棉肺的标本
在尘埃弥漫的空间
没有卫生

《《写在船厂的诗》》

旧店屋 新高楼

简 笛

佩了百年的尘垢
仍然裸得褴褛
剩下的风姿
已零售给珊珊道

那天清早
悬在吊车上的巨石
以轰然
把它敲成无声的历史
之后
水泥就沿着钢骸
高耸

《《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

鹰

蓝平昌

风的速度
山的性格
故乡
那是遥远的
我的视线外的名词

不朽的两翼
夜夜 扫落几片星影
万里长征
我的背囊里藏着
 一些
金色的云

我乃鹰 那
海的尽处
仅仅是我远征的
半个起点

《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

黎明诗抄

殷 戈

把油灯扭亮

把油灯扭亮
让斗室发光
我们有多少工作
要在这微明中开展

把油灯扭亮
让斗室发光
让那清晰的电波的声音
化做纸上纤秀的字粒
在微明的灯光下
我们是
神圣工作的无名工人

把油灯扭亮
让斗室发光
明晨,令人狂欢的战讯
将似一阵轻快的风
把胶山吹喜

(1971. 创刊号《赤道诗刊》)

爸爸的来信

田 思

小花今年才十二岁大，
可是已有六年没见过爸爸；
就是妈妈也常不在身边，
小花和弟妹们住在外婆家。

妈妈常骑着脚车出外，
跑完东家又去西家，
她是为大伙的事情忙碌呀，
少有时间顾自家。

爸爸留下两三百棵胡椒，
一家人的衣食全靠它。
弟妹们年纪都很小，
难为了外婆她老人家。

妈妈有时回到家里，
车一放下就到园里干活，
不然就在家做这做那，
连小弟弟也没空多逗玩一下。

妈妈喜欢跟小花说话，

做工时总把小花叫到跟前。
小花也叽叽咕咕说个不停，
好像一大堆的话要倒给妈妈。

妈妈喜欢说爸爸的事，
讲起爸爸的性格和脾气。
这些话小花都爱听，
就是不明白爸爸为什么离开家。

有一次小花忍不住了，
她眨着眼睛问妈妈：
爸爸他去了哪里？
为什么这么多年没回家？

妈妈没有立刻回答，
她思索一会儿才说话：
你爸爸到很远的地方去
有意义的工作需要他。

小花听了又再问：
爸爸去的地方到底有多远？
爸爸的工作又是什么？
我能不能够去找他？

妈妈笑着摇摇头，
又轻轻打一下小花：
这些话你先别问，
长大了自然会明白。

小花可是要问到底：
难道爸爸不想念我们？
为什么有了工作就不回家？
什么时候我才能见到他？

不是你爸爸不留恋家里
有人不让他回家。
等到那一天穷人翻了身，
小花你准能见到爸爸。

提起这人我心里恨，
他有什么理由限制爸爸？
他一定是心肝黑透了，
要不然怎么不让人回家？

这人就是黑心肝，
我们一定要打倒他。
小花你只要做个好孩子！
总有一天能见到爸爸！

小花听了很高兴，
她就盼望爸爸快点回家。
爸爸呀爸爸，
你是否还记得我小花？

小时候爸爸常把我抱，
他那结实的手臂真粗大。

他又让我骑在肩膀上，
爸爸一开口就是笑哈哈。

爸爸干活真是顶呱呱，
几百簸箕的“生泥”他一天能挑完；
做完自己的工还不算，
爸爸一有空就帮别人家。

小花越想越入神：
对了，爸爸还会讲故事，
故事中的英雄真伟大，
那个小胡兰我多想学习她。

爸爸你快点回来吧，
看看我小花已经长大，
我已经能够自己看书，
还会唱有意义的歌儿。

这些歌我平时不敢大声唱，
等你回来我一定尽情唱给你听。
我还会跳采椒舞，
这是大姐在家时教我的。

爸爸你快点回来吧，
你回来了外婆一定很高兴。
讲起外婆她管我可有点过份，
有时候我真想气气她。

爸爸你快点回来吧，
回来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好一点
妈妈她常抱怨日子难过，
外婆忙得额上皱纹也增加。

记得去年村里起变化，
有人来到咱们农家，
打人拉人真凶暴，
还黑心肝不准人出门一下。

妈妈得到通知避开了，
可十七岁的大姐却被拉。
那时我真想大哭一场，
我多希望爸爸快来回想办法。

外婆叫我不要哭，
咱们硬骨头就是不害怕；
要记住他们的罪行，
将来把账算不差。

那时候的生活真辛苦，
园里的工作没人打理它，
我也天天呆在家，
学校也被那些人占去啦！

起初是一天两顿粥，
后来是找到什么就吃下。
小弟弟日夜啼哭，

外婆忧虑得头发全白啦！

多亏邻人冒险来帮助。
老蔡叔送来半袋糠米，
阿通哥掘来几斤蕃薯，
外婆不知说了多少感谢的话。

那时候我真想念妈妈，
不知她在外头会平安吗？
那时候我更想念爸爸，
你可知道我们受的苦多么大！

大姐从此没有回来，
妈妈后来又平安回到家；
只是她在家的时间少了，
小花越寂寞就越想爸爸。

小花天天想念爸爸，
爸爸的相片她不知看了多少次
还偷偷地用铅笔来描画，
画里的爸爸还是笑哈哈。

有时在梦里她会笑出声来。
因为她梦见爸爸回了家。
爸爸穿了一身整齐的制服，
无限慈和地端详着小花。

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小花家，

外婆教小花叫他叔叔，
他要找妈妈但她出去了，
是外婆接待了他。

这位叔叔和外婆谈了很久，
声音低沉又亲切；
小花真想听他们谈什么，
又怕走去外婆要责骂。

叔叔看来走过很远的路，
脚上还沾着烂泥巴。
他到底告诉外婆些什么呀，
为什么老是偷笑着瞧我一下？

叔叔谈完了话要告辞，
临走时拿出一封信。
叔叔从小路走远了，
外婆还捧着那封信在翻查。

小花正想问个仔细，
外婆已开口叫小花：
小花你识字快把信儿读，
看看你爸爸写什么话。

什么？是爸爸！
爸爸竟然写信托回家；
多少年来这是第一次啊，
小花差一点把信抢坏啦！

小花忙把信封看，
不知是字写错还是眼睛花，
小花不敢相信自己，
信封上的收信人就是她！

外婆在一旁笑开啦，
我的好小花呀，
你爸爸惦记着你
他托那位叔叔给你带信来。

瞧你这付怪神气呀，
还不快把信念给外婆听，
你准是高兴死了，
为什么睁着眼睛在发傻？

小花连忙开了信，
颤抖的手儿真不听话；
拆出信来又拿颠倒了，
好一会才看准爸爸的字划。

爸爸向小花和弟妹问好，
也问起外婆她老人家。
爸爸说他自己现在很忙，
这几年大概没机会回家。

爸爸很想念你呀，小花，
你现在一定长得好高大，

在家里要听外婆的话，
不能只顾贪玩耍。

小花呀小花，
你任性的脾气要改掉，
对待弟妹要有姐姐妹，
弟妹有错就说服他。

小花呀小花，
你要努力学习，提高文化；
平日还应多劳动，
要做劳动人的好儿女。

小花呀小花，
邻居的叔伯都是自己人，
你有空要多去找人家，
他们的教导你要常记挂。

小花呀小花，
不要忘记我们穷人受的苦；
长大了要学习爸妈的样，
一心一意为大家。

小花声声把信念，
眼里含着泪，心里乐开花。
爸爸呀，我的好爸爸，
你对我的关怀真周到。

小花一定听爸爸的话，
做爸妈的好女儿，
做劳动人的好后代，
爸妈的道路我要从头跨。

我一定要学好文化，
我一定要把思想多检查，
要在劳动中锻炼自己，
日晒雨淋都不怕。

爸妈你们的道路最正确，
我也要一心一意为大家；
往后什么重担子我也敢挑，
做一个小胡兰不算大话。

小花心里做下保证，
激动的泪水滚滚流下。
笑坏了在一旁的外婆：
这小淘气怎么高兴成这个样子呀！

1971.1. 初稿 二月下旬完成于砂朥越
(1971.3.30.《南洋商报·青年文艺》)

探 访

谢 斌

今天母亲来探狱，
她的脸容忧悒又愁怆；
话语说不出，眼里闪着泪光，
像枯槁的黄叶飘零在地上。

我要问声妈妈家里可好，
她却已抬头把我凝望：
“你爸爸上星期又进了肺癆院，
十岁的弟弟，上工时双腿给车撞伤。

“儿啊，什么时候你能出去？
十年已过去，还要多久？
你看我老迈得像根朽木，
你爸爸的病又不知哪年好？”

“妈妈你伤心又有什么用？
我们的奋斗本是为了穷苦的人，
坐牢是他们残酷迫害我们的方法，
只望你多安慰爸爸，叫弟妹记住仇恨！”

母亲用手绢揩着泪泉，

我满怀激愤地把她扶起，
探访的时间已逼临，
她老人家语不成声地跨出大铁门……

(1974. 第 3·4 期《乡城文艺》)

墙

吴岸

又见到马当山的秀美
听见山泉泻落涧谷的潺潺

又见到鲁巴河的浩瀚
远处有“梦那”似闷雷滚过天庭

拉让江依然澎湃
清澈的如楼河滩
流淌着浣衣妇和朝霞的倒影

最绚烂的依旧是丹绒罗班的晚霞
别时依依
留下彻夜轰鸣的潮声

我和佳人有约
约在青山
约在翠谷
约在江河湖海边

我要去
我要去

我伸手
触到的
依旧是厚而冰冷的墙……

1978. 于病院
《《达邦树礼赞》》

注：马当山，在砂朥越第一省境内，离古晋市仅十数哩；鲁巴河，在第二省境内，河口宽阔，有突然高涨的潮汐奇景，当地人称之为“梦那”；拉让江为砂州内最大河流，流经第七、三、六等省；如楼河为拉让江上游一支流，在第七省境内，丹绒罗班位于第四省美里市附近。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年热带诗选

80 年代

母亲的剪刀

潘正镭

黄昏在母亲的
背影里然烧，像一片叶
飘荡在我心湖里
母亲的步履缓缓
岁月的容颜
是我的成长
母亲瘦削的脸庞

放下剪刀，母亲
走出工厂
轧轧的纺纱机声
还响在母亲的耳蜗
八年来，母亲用每个晨昏里
一粒白色的药丸
支撑她疲惫的眼神
以剪刀，裁剪我和姐妹们的衣裳
让我们饮白开水的温暖
粗茶淡饭的芳香

八年前，父亲来不及留下的话语
仍在香炉前缭绕时
母亲含着的泪水已是汗珠草径

走进陌生的工厂
八年了，我念完高中
服役，大学毕业
母亲微笑的皱纹里
却是我成长后的凄怆

黄昏在母亲的
背影里燃烧
组屋前本是光秃的树
如今是群鸟齐巢，母亲
再提剪刀
裁剪门廊前枯了的九重葛
母亲说：日头雨露自会叫花儿重开

1980. 9. 15

《《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诗歌篇》》

浪人之歌

常 枚

世界的构成
离不了水
浪人
像水流不停

候鸟
有南飞的时候
浪人
他准时出驿站

风迷途了
他带路
沙倦了
他扬起

他不知道
休息是什么
他一心
要越过岁月
越过世俗的羁绊

人类
离开森林
不是要成为机器
他要保持
飞翔的本能

虽然
他很渺小
但是
他在地球的经纬线上
像一个跳动的音符
给世界带来音响
许多林荫小道
他命名
浩浩荡荡的仪仗
是光鲜笔直的草

冬天的河水
成为他
脚下的桥
夏天的炎阳
成为他
头上的旗号
春去秋来
他耕耘
他不收获

他

把人类的爱
从一岛到一岛
从一洲到一洲
传播

他一直是
把容光焕发
给了人家
把荒凉寂寞
留给自己

今夜
当你看到
划过天幕
飞鸣的星
你可以想象
他已经走了

《《新加坡当代华文诗选》》

悼燕萍

——逝世六周年

成 君

我不认识你
只在大地的嚎啕声中
你高大的形象
闯进了我的心窝

看过你的遗作
真叹不尽时代的残酷
让劲风
把忧伤吹尽
把你的精神
播在贫瘠的土壤上
将会有人耕耘
它会生根
更会结果
你从不退让
刚毅地向生活开战
时代给你插上
不屈的旗
你直面惨淡的人生
奋然前进
千万人

默默地向你
致敬
树胶花开了再开
十年……
二十年……
大地不知培育了多少个？
像你
燕萍

稿于 1981. 5. 10.

（《河的独白》）

一把橡实

林 方

我把一座森林
幽禁在童年的记忆之中
夜夜听他们鼓噪
太阳已经喊到声嘶力竭
鸟雀天天在埋怨
松鼠时刻坐立不安
还有风声和雨声
多少次的游说,多少揶揄

我常常凝视
松树以千针万针
去缝缀白云的衣裳
榆树和他的同伴
气也不喘地漂水花
就是孤独的椰树
也扫出一角空蓝
给苍鹰

我倒希望
这一粒粒的椭圆
在温暖的泥土下

慢慢孵化
等一个明媚的早晨
突然化为一片
悠悠然的
鸬鹚飞

我已蹉跎
任梳子张口吞吐
把黑发反刍成白
假如生存
必须依靠流血
假如
伤口的扩大
正是成长的象征

《《水穷处看云》》

写刘德海

——听他演奏《草原姐妹》和《十面埋伏》

长 谣

五指唤醒沉睡的两千年
负伤的乌江狂怒猛蹴桀骜的号角
五指弹起九百六十万方公里的泥土香
初浴的草原逐着笑闹的太阳直跑上天
一如恋人，你深情的笑着
你怀里抱个古老的祖国

1982. 10. 2.

(1982. 10. 6《联合早报·星云》)

脸

郭永秀

记一位红头婆^①

比牛车水古老一点的^②
比这幢破落的危楼更旧一点的
比后面这道露出砖头的矮墙
更多一点裂纹的
脸,写着多少风霜
多少岁月辗过的痕迹
更古老的,还有
那时常在欲忘未忘之间
向她袭击的记忆
一则扔也扔不掉的
故事,叫从前

方言,是一条割也割不断的
根 嘀咕了几十年
乡音已淡,腔音未改
她已记不起
背着包袱南来的时候
是什么年代

汗水已流了几十年
许多当时的同伴
来不及摘下头上的红巾
也没说半句话就走了

而她仍以覆满硬茧的
双手,和着亲切的沙土与砖头
一块一块地砌
从黑头,到白发
一块一块地
砌出这岛上密密麻麻的水泥森林
砌出一个陌生的
不属于我的世界

《《掌纹》》

① 红头婆是早期在新加坡的建国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一群劳动妇女。她们头戴红巾,刻苦耐劳,从事建筑的行业。

② 牛车水是新加坡一个富有历史性及地方色彩,专卖便宜货的地方。位于市区中心,有许多旧楼,一到晚上,许多小贩在这里摆起摊子,变成夜市。

忧思曲

柳 舜

纸片摺的口琴
飘送着丝丝的单音
发自他薄薄的
八岁的嘴唇
天刚透亮就醒来了
丝丝地吹着
坐在门槛望月亮
丝丝地吹着

乱蓬蓬的粗发
上衣和睡裤缀上补钉
饥黄的长脸是灰暗的
骨突的狭肩膀是衰弱的
唯有凝注的灼灼目光
和纸琴丝丝的单调的节奏
倾诉不为人知的隐秘

多么渴望有一个真口琴
一把带柄的弦，再不然
给一片锯子也行
从尖利的锯齿的凹口

能拉出低沉的忧思曲
锯片痛苦地抖着
音波阵阵荡向远方
不为人知的远方教他倾心

他总是拖着一双红木屐
邻居的故衣改成校服
父亲在战乱的南洋
他勉强记得相片上父亲陌生的脸
每当冬日冰封的早晨
母亲空着肚肠奔向公园
向落叶断枝伸出枯干的手
用它们塞饱一只大麻袋
等太阳出来摊在院子里晒

他是又穷又苦
他却比别人还富有
母亲用生命和爱哺育他
他的血里有母爱的柔情
渗和着祖先的偏执
他爱音乐，爱歌唱
悠扬的乐声和雄壮的歌曲
曾令他全副心灵震荡
他买不起口琴呵
只能摺一只纸琴
啾啾地吹，啾啾地唱

如今，小孩粗乱的头发

早已漂上赤道的白霜
近视渐渐转为老花
他的儿子玩着梵阿铃
女儿爱上萧邦，弹着钢琴
只是他还在啾啾地吹着
那不显眼的纸片的琴
忧思的旋律起伏
一波波涌上心头

（1983.《忧思曲》）

再次见到无奈的潮落

——留给新加坡河的纪念

严 思

听说铅粉与油泥
即将刷尽你百年的斑驳?!

记不清
几多番的日月盈亏
更换过几许的潮起潮落

忘不了
当年咿呀的桨橹
总摇不落乡情的月
却漾碎了多少番客的回归梦

骸骨竟腐成了芦苇花白的头
在你河滩的沼地上,凄凉的抖

总望见
那尊泥雕土塑
企站了几十年酥酸脚
变成不肯下班的老顽固

两颗挂颊的珠儿

折映着河畔一栋栋的高楼

猛惊觉

你带盐的浊黄

竟与我眼窝的泪水，一般样苦涩

你可猜得透

我此刻的心头

在想着些什么

伫立河口

再次见到你无奈的潮落

唉！拨痛心弦的

又是谱写于

三年八个月日子里的

那支恋歌^①

啊！啊！

这铅粉与油泥

可真能遮盖住

这百年的斑驳？！

（1983.8.《青年集》）

① 指叶立天烈士谱写抗日年代的著名乡土歌曲《新加坡河》。

一朵网中的云

周 天

大厦里
没有落日黄昏
你却披一身夕阳
留给我
一团永不消散的热

一个凝聚了决心的手势
是分离也可能是永别的致意
又一次我吞嚼下了
生活赐予我们苦斗的酸楚

一刹那间
我又想起
暴风雷鸣的暗夜里
那座没有刻上名姓的
血碑

此刻
你是一朵网中的云
局促于天边阴暗的一隅
笔端下
不再有溶雪

化成天山下的清流
奔向遥远的东海……

云啊，云
再见你时，纵然满身风尘倦意
纵然是一脸带伤的苦笑
也要珍惜此间的相聚

不再永别
我们要举杯痛饮
记住，不要醉倒
我们还要写诗

(1983.11.9. 夜 《后裔》)

诗 魂

淡 莹

三闾大夫显赫的身世
包裹在重叠的竹叶里
脉络分明，密实饱满
从汨罗江流至江北江南
流至二千多年后的今天

绳子解开，叶子揭开
我双手捧着的
是一出有棱有角的历史悲剧
掌纹中隐约传来
深沉急促的鼓声
咚、咚、咚咚咚
击散所有水族之魂魄
击落楚国的猎猎旌旗
击痛无数翘首仰望的眼睛

肝胆可以映照日月
情操可以印证山河
饮露餐菊之余
问了天，问了地
仍有许多吐不完的牢骚

乃行吟泽畔，任
潮水如谗言
及膝、及腰、及肩
淹没一颗被放逐的头颅

水底的诗魂，不管
你是否涉江而来
我都飧你，以微温的雄黄酒
且趁着斜阳未下
人尚未酩酊
焚烧此三十行
成灰烬

(1984. 创刊号《五月诗刊》)

烛 语

华之风

若我燃尽唯一的芯
眼前依然暗淡
不要叹息
我无数的族人
会续继为你们讲述
属于光的事迹

若我已泣成凝固的泪
四周仍旧冷酷
无需绝望
我微温的气息
会不断让你们忆起
缕缕温馨的往事

(1984. 创刊号《五月诗刊》)

母亲的脸

梁三白

母亲的脸方方
方方的 母亲的脸
纵是纹 横是纹
纵横交错着沉重五千年

母亲的脸方方
方方的 母亲的脸
风砂冻过
海水煎过
旷世的美不褪色
不褪色的母亲的脸
炙过烈火
沐过严霜
完整的美不走样
方方 母亲的脸

母亲的脸方方
读你 如叶子读着蓝天
丰富无比 万语千言
方方的 母亲的脸
照我 如月色照着风帆

□半世纪的回眸 1938—1988 热带诗选————— 80 年代

一路呵护 无限温暖

(1984. 5.《新加坡当代华文诗选》)

那年代

——课本的自述

杨 涌

在过往的岁月里
我们整洁、明丽，
携在学生们的手上、腰间
收藏在学生的布书包里

那时，我们是自豪的一群
生活中充满着激情与光彩
我们与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为伍
我们与笔儿、歌谱、借来的小说为伴

依在书包里，我们
听过动人的歌儿，掌声
夹过精美的书签
也学会了文艺青年之歌

蓦然，砰砰，一阵阵旋风袭来
一本本被摔落地上，阴沟里……
文学、历史、数学、小说
都沾上泥水和化学气泪水
甚至沙尘烟雾迷濛了我们的字眼

而学生们总是那么强——
我们也跟着追求时代的光明

在过往岁月里
有时我们躺在草地、湖畔、山岗
有时被丢在美术室、舞台一角或菜畦旁
听歌唱，听朗诵，看舞蹈

在过往的岁月里
我们的生活多充实
我们的青春闪光
笑声，歌声，读书声结着伴

(1984. 5. 《长箭的鸣响》)

树

英培安

我依恋过眩目的霓虹，执迷着
繁华的市声，是的
我是城市的孩子
如今我仍依恋
熟悉的汗水、笑声、泪影
以及一切
火与雪铸的
爱恨

而我总不会
忘记你，不会忘记
你的身影、你永远飘忽在
我心中与鼻息间的
独有的气味

我永远不会
不会忘记
你与我亲密的约会

是以每个夜晚
我总是如此兴奋地盛装，赴你

特为我而设的夜宴
我迟到过，现在已不再
迟到了。我想我永远也不再迟到
树，谢谢你，谢谢你
丰富的林果，浓黑的夜
因此更甜，时间
因而更美。当我细嚼着你
为我准备的，每一首诗
每一篇小说，每一个
关于你与我存在的法则
我都感到你林荫的凉意
犹如触到你
年轮中的风霜
叶脉里的
温暖的血液

我现在知道
鸟儿为何要在
你肩上做巢，蝉为何
要在你掌上唱，松鼠
为何要在你怀中跳跃

树，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丰富的夜，甜美的
林果；谢谢你温暖的叶脉
林荫的凉意。当我细嚼
你为我准备的每一首诗
每一篇小说，每一个

关于你与我生存的
法则。告诉你
树,告诉你,我已不那么怕了
我知道有一天伐木的人会来
叮叮的斧声就在我脚下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树,我知道你会教我
给我力量
让我学你一样
泰然地微笑着倒下

树,教我
教我如何像你一样变成
一张桌子、一本书、一首诗,或者
一团会发光发热的火。教我
教我如何把火种传到人们的血里
就像现在的你
把火种传到我的血里一样

树,教我,给我力量
伐木的人已经来了
叮叮的斧声就在我的脚下

1984. 5. 6 夜

(1984. 6. 12《联合早报·星云》)

疲倦的鸟回巢了

原 句

疲倦的鸟回巢了
共和国 我回来了

在阴霾天
我起飞
拍着稚嫩的翅膀
妈妈的泪滴
赤道的雨泪

滴着滴着在我稚嫩的翅膀上
滴着滴着在我年少的心房上
我想着天地有多宽广呀

我想着阳光有多灿烂呀
我想着我的歌声
在广漠的星球间穿梭
有多响亮的回响
我想着云朵 在我的歌谱上
有多美妙的重量

哎！我挣断了

妈妈用眼泪扣成的链环
我埋好了
留在漳宜海滩的足印
我向红灯码头边
那满腮胡子的印度咖啡摊主
道一声再见
——我起飞了 在阴霾天
我说
地球的经纬度
才是组成我歌唱的五线谱
而岛屿——
哎！一个令我窒息的
——休
——止
——符！

在阴霾天
我起飞了
我的行囊里
装着妈妈给我备好的棉被
装着我的诗稿 上面涂着歪歪斜斜的诗行
另外——
是一堆没有筛剔的日子
共有 7 千多个
用数学的方式排列是——
365 天×20
之后 可以再拖一条
不太零仃的尾数

那一天
是阴霾天呀！
我听到
我的土地有一响
轰隆的震荡……
那是我的泪珠团
像殒石一样的沉重
滚落在土地上
土地
张开一个窟窿
满满的盛着我的满满的泪水
像着一颗金钢钻
夜里 它是黑虎眼
白天 它是湖水蓝
人们呵
记住哪——
这是一个诗人
离乡的泪……

每个黎明
都化成一只啄木鸟
跳上我的行囊
啄一颗 我的日子
在南中国海
我看到成群结队的鲸鱼群
厮咬着 我的日子
在长城顶
我看到从关外飞来的大雁群

呱呱的追逐着我的日子
厮咬着 我的日子
而在太平山脚
我的日子都得了黑死病
它们在沉默里相继的死亡了
哎！当我发觉我的行囊已经轻飘的时候
我便开始了无名的恐慌——
妈妈备给我的棉被
已经被时间啄得絮破棉空了
我的诗稿
已经斑驳发黄
日子在行囊里
已经没有碰击的声响
最后的日子多孤单……
而这一天——
正是 1984 年 10 月 19 日
我把这七千多个
硕果仅存的最后的一个日子
混同着我的诅咒和蔑视的唾液
扔进了维多利亚海港
然后大步的走进了
香港的启德机场
隔着飞机的玻璃窗
我看到狮子山的血盆大口
隔着玻璃贴在窗外 张向着我
飞机起飞了
我把它的可憎的头压了下去
立誓不望它一眼

我的小儿子
大声的向我喊：
“爸爸，您看
香港多美！”
我摆正他的脸颊
指着前方 说：
“孩子
你应该看的是云霞！”
这一刹那呀
我的心 叮叮咚咚地鸣响
妈妈的泪滴
赤道的雨滴
滴在滴在我的心坎上
叮叮咚咚地滴在滴在我的心坎上……
我想起了
我的医生的惊讶：
“诗人 你的心
像是有个窟窿——
但，一切又像正常！”
哎！水能穿石 医生
更何况
滴滴的是妈妈的泪水
滴滴的是家乡的雨水
滴在滴在的是滴在一个流浪歌者的心上……

我的土地
有一个窟窿
盛着我的泪水

我的心
有一个窟窿
盛着妈妈的泪水
盛着赤道的雨水
在 7 千多个日子里
叮叮咚咚……
夜里 像黑虎眼
白天 是湖水蓝……

……但我终于回来了
疲倦的鸟 终于回来了
共和国 我是回来了
回来 向您报到！

(1984. 11. 16《联合早报·星云》)

那年,二十五岁

网 雷

那年
二十五岁
日子押进
灰墙内
生活顿失
阳光
青春的心
在蒸笼里
怒跳

汗
像千万只
蚂蚁
从缺水的体内
钻出
钻出
风挤不进
密室
鼻伸向门缝
吸一丝清新
床不住蒸发

热气
脸紧贴铁门
寻一撮凉快

用脑翻阅
过去看过的
书
喃喃吟诵
写在心田的
诗

在门边
用恨刻上
深深的“一”
一天
就这样度过

从门顶
直刻到门底
然后
时光改用
一周
一月
铭记
十年
就这样度过……

（五人歌诗文集《故乡的怀念》）

致舒婷

——读《双桅船》

秦 真

一片落叶
一盏灯
一只小船
一个暗夜……
一切，都注入了生命与情感
生命与情感
全流入了你的诗行

你的诗
是友人温柔的絮语
抚慰我苦痛的心灵
告诉我从今后
如何呼吸

你的诗
更像日光岩下的三角梅
“是喧闹的飞瀑
披挂寂寞的石壁”

啊！
扬帆吧

在冰雪中
双桅船
双桅船……

1985. 3. 31.

(1989. 4. 6 香港《文学报》)

水 殇

——悼屈原

吴 垠

何须高坟
一座丰碑
就荫影了
整片文学史的方圆

三闾大夫啊
三闾大夫

一沉就沉了几千年不见尸首
一捞就捞了几千年还在打捞
一号就号了几千年声犹未竭

三闾大夫啊
三闾大夫

系两脚国难的坠石
五月五祭生命泉
一江风雨送行，两岸喧哗布下
从此汨罗不再是打渔晚唱的汨罗
汨罗的风雨是一天下的悲哭

三闾大夫啊
三闾大夫

楚国人的三闾大夫
黄皮肤们的三闾大夫
一年一度，海涛在每座人体每根血管里
呼啸

三闾大夫啊
三闾大夫

藉水流的波长
死讯于今不断

（《四方城内》）

握 手

连 奇

让我紧握
你的手

那让人感到
手掌厚实有力的
你的手啊
在工厂的流水线上
让铁片给磨出茧子的
在厨房的砧板边
让小刀给留下伤痕的
在洗衣的肥皂水中
皮肤失去了光滑的
你的手

让你紧握
我的手

那手指柔嫩而又细长的
那长年累月握笔的
我的手啊
虽然从未在笔下

翻卷起风云
却时时有温暖
流注到笔端的
我的手

让我们紧握
你我的手

就像过去十五年
在崎岖的路上
互相扶持着
向前走

1985. 3.

《《新加坡当代华文诗选》》

列车南下

——怀友向予

佟 暖

南下
列车南下
将到未到
小镇的月台
人影 尚朦胧
我已禁不住
禁不住的
时常渴望 和你
不期而然的重逢

(你已回来,听说……)

月台上的“小镇”
人群闹哄哄
忙着依依,送别的手不离手
忙着兜揽叫卖,忙着另一次
逃下列车的紧张
谁也不会窥见
我落寞的眼瞳
又浮起了一片
失望的云朵

(你将回来,听说……)

每次匆匆路过
小镇的月台 依旧
一张熟悉的脸孔
从破落雨檐下
默默地穿过来
茁壮的桎桎朵朵
十片、二十片……
数不尽的绿意抽动

啊,年青的凤凰木
又烧了多少次
红色的梦……

(你一定回来,听说……)

南下,远了
闹哄的人群 近了
油棕的绿丛如锯
割破了天,割破了窗玻璃
南下的列车
留下又弯又长
绕山跨水的
岁月的铁轨
一对 你和我……

南下、南下

下下下下下
列车南下……

1985. 9. 5.

(十九人诗集《拨弦, 在赤道》)

忘

李贩鱼

你对我说，
忘了她吧。
我对你说
忘了她吧。

孩子虽到过，
但已印象模糊
后代的子孙
将更茫然不知。

偏又见那一幕，
殷红的山岗，
人潮汹涌，
热血沸腾。

忘？忘？忘？忘？
你的眼眶，我的眼眶
都已变成泛滥的泪湖，
.....

按某日见报，有《祖先的脚印》一文，重登前母校南洋大学开幕典礼盛况的历史照片，有感而作。

1985. 3.

(1986. 第 6 期《热带文艺》)

与白居易共饮

古 琴

井边
老姬才将辘轳吊桶
升起一半
另一半
便给一阵踏歌声架住

人未至，菱角般的诗句
已挟凄风苦雨而降
新丰折臂翁还在呼痛
江南又闹旱了
人食人不算是新闻
哦，多悲悯的一位书生
悲悯得
像修桥造路的行脚僧
你那一袭青衫
拧不干浔阳江头送客的泪水
仍流动着琵琶声

你把诗句一读再读
问老姬曰：“解否？”
然后修改。修改。修改

最后，终篇不留一字
你六岁写诗
九岁已谙识声韵
该属有写诗细胞的天才了
何以那宽大的袖里
双掌竟紧紧抓着
千年的厚茧
且用生疮的口唱歌
你激情的眼中
继续燃烧着
被官府抢去的卖炭翁的那一车炭
熊熊的火光

来来请坐，我要与你共饮
并谈谈诗
管那个不早朝的君王作甚
左拾遗是个什么官不做也罢
喝酒呀喝酒
当年你送给我的红泥小火炉
如今犹有余温
我试着把绿蚁新酿酒摇一摇
倾出的
竟是满满的一杯绝句

自古有诗仙诗圣诗佛诗鬼
就称你做诗魔罢
我要为你写一首白开水的诗
白开水就让它白开水

最少
它还清凉顺喉

洛夫尝作“与李贺共饮”一诗。余作此诗与之调侃，别无他意。

（《新加坡当代华文诗选》）

时光隧道

周 棨

说话间
已来到古希腊
只见广场上
这儿也一个苏格拉底
那儿也一个苏格拉底

既而身在莫斯科
又听见每一个
用木碗吃饭的人
都声称
他的大名
叫托尔斯泰
到了抵达伦敦
才晓得
那里人人都写诗
人人都这样想
莎士比亚是我的
还是他的
名字

（《时光隧道》）

坠

——记一位从华夏跌下的抹窗工人

刘含芝

三千烦恼丝
拨出十七岁那一根
那一根
愈扯愈长黑潮汹涌的生活线
系于钢筋水泥五十二层的两端
背后
一张目眩的噪音网
前方
玻璃上那瘦削的影子
常被路过的飞鸟啄吃

不必叹息
他并非那种
需要人抚摸头发的孩子
再不幸也不过
攀攀爬爬洗洗抹抹
向人间借一把梯
向上天借一双手
一窗一窗抹上去
无止尽地抹向天堂
忘了那一日

他已将自己抹成一块破布
沿千窗万窗 浮空吊晃
山仔顶的树
新加坡河里的水
一早便起伏着天气的呼喝
经过那孩子身边时
风
只轻轻在他身上问个问号
他便摇摇欲坠如中刀
接着明街暗巷全听见
裂自五脏六腑
遍地皆红
一切静止

隔日天未亮
路的那头
来了一位佝偻的阿婆
皱纹替她组织一张巨大的脸
以俯身检视每一寸脚印
最后
捡起那孩子的灵魂像捡破烂
陋车一辆
随雾推走了

（《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诗歌集》）

您的心和笔

——致方修先生

槐 华

—

子夜
接过电话
心久久不能
平静……

忆起一九五三年
我背着书包
跑上报馆
是您哟！
先生
从来稿的大海
掬起我最初的
浪花
翌年五月
血萌发我的
愤恨
渐听见时代的
鼓声
我常登门

(正对红山7号巴士总站)

您冲进

满身汗

笑说：“拍史料回来……”

显影

剪辑

誉清

扒碗潮州粥

上班去也

……

您冲进

一身雨

编述

评论

烟一根接一根

咖啡

留不住

夜色

二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

全马沦陷

前夕

您，二十一岁

宣传抗日

在新加坡河畔

南太平洋上

海涛在翻腾

法西斯强盗
带来战争……
文工团一百二十人
义勇军热血三千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

惊醒
石山脚风萧萧
三年八个月
您哟！
曾身陷吉隆坡黑牢
仍谛听那烈焰的旗
高空飘
军歌悠扬

三

和平了！
血碑熠熠——
萧扬、叶立天……
民声报半年
幸会群英
先生您采访的
脚印
擦满了煤炭山营地
彭霖河湾

而后南下
新加坡

四

“六·二〇”
烽烟再起
亲人血
山河泪

七十年代
闪电把我
抓住
再不能
沿赤道飞奔
却只能
用岁月
燃爱和
恨

于是我
想裴多菲
想鲍狄埃
想希克梅特
想铁戈及其
《在旗下》

我更常惦念
先生哟

您的心
是真正的
文学史
您的笔
留下了风雨中
不灭的火种与
火花

三十年
三十年呵
您编著了
《马华文坛往事》
《马华新文学史稿》
《马华新文学大系》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

五

长年
先生您
与炉烟作伴
膀胱结石
去年开刀
肾结石
明早手术
可是,先生哟
子夜还来电话
教我如何编纂

《热带五十年诗选》

我挂上电话

泪

狂流……

我还年青

誓用诗

战大地风雨

用七个音

铆接今天

明天！

1986. 9. 1.

（《心上有你的声音》）

悼 念

林 风

是什么力量
使你那么的坚强
当病魔在张牙舞爪时
医生说,你没有了希望
这时,你才有机会
被送回久别的家园

为了争取多一口的呼吸
为了多说一句话
你忍住了肉体的苦痛
但这苦痛算不了什么
更大的苦痛
早已长期磨炼过
你说
如果生命
还有三个月的时光
你要写一部
血与泪的诗章

如今,在漫长的黄泥路上
留下了你深深的脚印

在椰树下，在青青草丛中
有着你青春的踪影

(1988. 第 5 期《海峡诗刊》)

小诗四首

适 民

等 候

我们仍在等候
浓雾过后
长夜过后
人类历史上
最辉煌的
日出

坚 守

这些年月
有的人走了
有的人变了
可我们
还在这块土地上
坚守

诗 神

日子虽然
充满了晦气
诗神
却始终
活在
我心头

心 律

我们会把火炬
一代一代传下去
一千年后的子孙
仍将感受到
我们这一代人的
心律

(1987. 10. 2. 《新绿》)

访鲁迅故居

王润华

—

整整一个下午
我站在且介亭门口
等待鲁迅
踏着满街的落叶回家

二

呐喊之后
我开始感到彷徨
因为我疲倦的影子
吵着要离我而去

三

路边一株野草抬起头
很有耐心地说：
这就是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
鲁迅在这屋子里
翻译过《死魂灵》
写了《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
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又写完《故事新编》
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清晨
咳嗽、抽烟之后
便披衣出去散步

四

我突然听见
鲁迅在楼上咳嗽
便立即上一楼寻找
瞿秋白没有匿藏在客房里
鲁迅卧房书桌上压一篇未完成的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原稿
烟灰缸还发出美丽牌香烟的烟味
那枝倾斜立着的毛笔
聆听了五十年楼梯的声音
等待着鲁迅回家写完它

五

我匆匆走进附近的内山书店
正在聊天的不是鲁迅和内山完造先生
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职员
他们正在点算钞票
门口那株法国梧桐告诉我：
它认识鲁迅
如果他从山阴路回家即刻通知我

六

我沿街向每一棵法国梧桐树查问

它们都说
常常看见阿Q、闰土、祥林嫂等人经过
短须撇在唇上的鲁迅
五十年来却未曾出现过

七

下午五点
在静谧的虹口公园
我终于找到鲁迅
他沉默地安坐在园中的石椅上
草木都枯黄了
只有他身上的绸袍还是那样绿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访上海鲁迅故居、内山书店及鲁迅墓之后作。鲁迅自称这故居为且介亭，瞿秋白曾居楼上客房。内山书店原址目前已改为银行。

(1986. 12. 20《联合早报·文艺城》)

闪光的一生

——悼念金枝芒

谢 民

—
少小离乡，求学淞沪，
身在上海，眼观神州大地；
“左联”的煦煦阳光，
使您决心献身文艺。

您当风华正茂之年，
带着江南的秀气，
和吴越的豪情，
来到这赤道之邦。

在流水潺潺的近打河畔，
您与矿工们一家亲。
您为教学工作费尽苦心，
满园桃李交相辉映。

扶桑匪盗犯神州，
龙的传人齐奋起，
您参加了斗争行列，
以文艺为武器。

当日寇的铁蹄，
践踏祖国土地，
您率领民众开荒种植，
在鲜明的旗帜下，誓死抗敌！

战后时期，
您把民族独立事业牢记，
批判侨民文艺，
高举马华文艺独特性大旗。

您投身马华文艺事业，
自己身体力行，
并呼吁马华青年，
要紧紧拥抱祖国大地。

那时我一度彷徨，
恍惚中听到您的呼唤，
我从沉醉中猛醒，
惊觉身负的重担。

您有鲁迅的傲骨，
对强暴毫不畏惧；
您像鲁迅一样掖后进，
教导文艺青年孜孜不息。

烽火燎原平地起，
您投笔从戎，

含笑告别妻儿，
汇合集体，奔向前方。

炮声轰轰响，
硝烟正迷漫，
您更挺直胸膛，
面对着饥饿和死亡！

您心中充满激情，
编辑《烽火》丛刊，
歌颂彭亨河的怒吼，
和大汉山的巍然屹立！

二

当我们有幸相遇，
您已年越古稀，
然而精神矍烁，说话风趣，
教导我如何使用手中笔。

由于长年劳积，
您有心脏病，
一次心肌梗塞，
几乎迫使您停止呼吸。

身体稍稍复元，
您又振作精神，
散步、爬山
与死神作顽强的对抗！

坚持笔耕，
创作长篇小说，
偷闲拉拉二胡，
奏一曲《告别马来亚》。

那深情的弦音，
奏出了茂密的胶林，
奏出了起伏的锡山。
随着乐声，我跌入了怀乡的梦境。

几乎已经遗忘，
提起子女和老伴，
您满刻皱纹的圆脸微微一笑，
心中饱含多少辛酸？

虽然远离家乡，
您并不孤单，
四处有新朋故雨，
身边还有无数伙伴。

一身褪色的蓝布衫，
一双粗布的黑色鞋，
您踏过多少瓦砾，
吟过多少诗章。

诗芳山的月圆夜静，
听一声干咳，

透过窗，
只见您室内灯光更明。

当您听说挚友卧病，
您执意千里远行，
去支援他与病魔搏斗，
把友情注入他的生命！

由于长途跋涉，
您劳累过度，
回到住处，扑倒在床，
谁想到，却从此长眠不起。

啊，敬爱的金老，
您为马华文学事业鞠躬尽瘁，
您的高大形象，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如今，祖国的文坛艺苑，
万紫千红，
我们誓将沿着您的脚印，
继续迈步向前！

1988.4. 草
(1992. 第11期《清流》)

归来后

铁冬青

哐啷一声
重门开后
我踩着来时的旧辙
再次走进钢筋丛林
别后竟如此茂盛得惊人
又熟悉又陌生的街和路
熟悉的是新面孔 敞着门
陌生的是旧面孔 闭着门
走着走着 竟走到了西伯利亚的大平原
烈日下 竟是彻骨寒意
蓦地回首
笑语歌声已然老远老远
只是一串叮咛仍挂在心头
仰首 好久不曾仰首看了
看星星眨着冷眼
伸手 咦 让我揽搭的肩膀呢
那些瘦削的宽厚的肩膀呢
低首 看自己的影子
无可奈何地拉得越来越长

1980. 4. 2.

《《我是一棵仙人掌》》

我的兄弟死在库纳谷

方 昂

有一个阿富汗青年躺在我的怀里
他有一头漂亮的棕色头发
他有一双微笑的会说话的眼睛
他体内流着和我一样的血液
他是啊我亲爱的兄弟
他就那么睡熟了似的躺在我的怀里
他的头发已经被火烧焦
他的眼睛圆睁着愤怒
他流尽的鲜血凝结在我身上
一肢手，紧握着来福枪，他被炸断的手
就掩埋在我脚下的泥沙里

昨天，他是库纳谷最勇敢的青年
他曾经用卡玛尔^①兵士的鲜血
祭祀他雪亮的刺刀
从他枪膛呼啸出来的子弹
曾经叫乌克兰人丧胆
反卡玛尔政权的叛军他是
阿富汗回教游击队他是
阿富汗最优秀的儿子如今他躺在
我的怀里

库纳谷最后的战士我家族最后的战士
库纳谷血淋淋的历史我家族血淋淋的历史
一页最骄傲最惨痛
的历史——
库纳谷的回教长老，我们的父亲
有四万人^②不愿背弃信仰他们宁愿背弃
生命，父亲是其中之一
大哥他是卡玛尔的军人
不服从上司不愿射杀自己
的族人他被射杀
还有伯伯及叔叔表哥及堂哥
库纳谷一切血性的男儿
没有刺刀他们用树枝
没有枪弹他们用石头
没有战壕他们用人体筑的墙捍卫
这块种了庄稼他们的土地
他们的血怒放成库纳谷
最鲜红的花

而苏联人不放过库纳谷人
即使是哺儿育女，只懂得用镰刀收割用铁锤钉钉
的库纳谷女人
用燃烧弹围剿她们
用胶油弹歼灭她们
用毒气毒害她们，杀！

把七千^③家庭摧毁
把库纳谷人屠灭

把库纳谷从地图彻底
抹除
像观赏一场一面倒的足球赛
世界交叉着手臂
漠漠而视

曾经是十六万人^④唇上亲切呼唤
的名字
布列兹涅夫痛嫉它^⑤
阿富汗人痛惜它
一个没有人烟的废墟，一座死亡的谷
我的兄弟死在库纳谷
那可兰经曾经悠悠传诵
的库纳谷……

(1980. 3. 19. 《马华七家诗选》)

后记：3月6日法新电报导：苏军在阿富汗的义军堡垒库纳谷行疯狂大屠杀，只用一天时间毒毙13万人口。苏军出动米十一，80毫米大炮，坦克，直升机，战车，化学毒气围剿汗义军。库纳谷沦为荒无人迹的死谷。

①苏联扶持以卡玛尔为首的傀儡政权。

②苏联人发动阿富汗政变，有四万异端者被处决。

③苏军围剿库纳谷，有七千到九千家庭被摧毁。

④库纳谷有16万人口。

⑤布列兹涅夫乃苏联总理。

沉 默

——致一位诗人

吴 岸

你说你要沉默
那就沉默吧
且在沉默中
带着你的竖琴前进

沉默
是生之旅程中
 灰色的沼泽
越过它
前面就是一片
 绿色的丛林

我也何尝不沉默
哑然似乾涸的古井

沉默之于我
是生之长歌中
 一串无形的休止符
越过它
我就跃上一个
 新的强音

那时候
你我都将情不自禁地
 引吭高歌
在诗的
 光灿夺目的翠峰上
伴着你的琴声

(1980. 3. 20. 《达邦树礼赞》)

几簇小野菊 (节选)

何乃健

27

别催了,秋蝉
潺湲的山涧
已给催成
行脚匆匆的流泉

28

耐不住长夜的酷寒
大海揭竿而起
在岩礁上
澎湃的浪涛
击碎了自己
加速地球的自转

30

蠢鱼有时是值得颂赞的
当他咬破书中的谎言

(三人集《裁风剪雨》)

倩 影

蓝 波

昨夜
倾听了 一夜
风的叹息
雨的低泣
窗口的小风铃
轻轻叮叮
且敲碎一室的空寂
荡在漆黑

思绪在旋绕
骤见墙上浮现 你
娟美的脸庞
那黑柔长发 那笑
总是一幅难忘的影像
多少岁月
飘泊异乡的日子
虚寞中 这影像
总是牵萦

已经在淡忘 那一段
没有开花

没有结果 蒂落的
古老故事的重复
总要怨对 总要懊悔
促成的 是
自己的错

已是淡忘了的啊
而 昨夜
独泣的雨
空叹的风
勾起 你
长发 如云
微笑 如醉
那微斜肩膊的
倩影

(1984. 10. 8. 《变蝶》)

五百万张口

——致孟沙兄

游 川

我看见五百万张口
大大小小张张合合喋喋不休
却听不到一点声音

回教堂塔顶高高在上的扩音器
那单调的高音
却像暗流如狂潮
威胁着我的心灵

1986. 10. 28.

（《马华七家诗选》）

后记：读孟沙兄的 170 行朗诵长诗“我们有多少张口？”深受感动，作此短诗相和。

华人五百万张口，真的不能作狮子吼？

惊 魂

傅承得

在夜色惊疑不定的时刻
我又为你，提起沉重的笔
在这敏感的大都会，月如
有人开枪、放火，并且杀人
消息像最狂器的黑死病
凌晨一时，半数的住民
自酣睡中转醒，呻吟
有的，因为卜卜的枪声
有的，急急的叩门；有的
惶惶的电话和传单
不同方向的恶耗
却有相似的恐惧与悲愤

我是恐惧，月如
三十年来家国，仍由
不安、狐疑，和欺压
统治每一寸美丽的河山
从独立时齐心协力，高喊
响彻云霄的欢呼
到如今，一有风吹草动
便传来遍野哀鸣的惊悸

廉洁、公正，还有和平
一些殷殷焚香祷告的心愿啊
一地逐渐冷却的灰烬

我是悲愤，月如
三十年来家国，仍是
教人透气艰辛的厚重阴霾
笼罩生长于斯的上空
教人想起：一九六九年
记忆犹新啊那场滂沱
泛滥成灾，洪水掠夺
无数一文不值的生命
健忘、短视，以及偏激
在今日换了面孔的舞台
照旧飞扬跋扈的横行
民主、自由，还有均分
一些魂牵梦萦的期待
一道永不痊愈的疤痕

在夜色惊疑不定的时候
我又为你，提起沉重的笔
在这动辄得咎的国度，月如
一点谣传，便能摇落
所有血汗换来的未熟成果
一个兵士，一支 M 十六步枪
几条人命，死亡的长翅
就在九万里的高空投下阴影
有人坐待黎明，有人

漏夜猛敲杂货店的门
或击碎百货公司的玻璃窗
因为一九六九年,据说
有人未及防范,所以饿死……

(1987.10.《马华七家诗选》)

牌坊

田 思

牌坊死了
她最后的记忆
是血汗砌的红墙
相思的绿浪

被凿掉名字的遗骸
僵立在高速公路旁
所有通往回忆的蹊径
都被铁丝网所切断

只有泥土夜半的叹息
会悄悄牵动埋着的无数碎瓦
但总是揭露不出
一个毁尸灭迹的离奇故事

牌坊的魂魄
化作一道白虹
跨过世纪的长空
在后代的心灵闪烁

(1987. 11. 28. 《我们不是候鸟》)

送 行

叶 斌

好久没有这样离开过
这天你要远行

深夜
我到车站去送行

我们在月台上
踱了一圈又一圈

话是谈不完的
话音里注满深情

希望列车啊准时进站
又希望列车迟些开行

《《海峡诗刊》》

写给祖国的情诗

彼 岸

假如祖国拒绝了我
让痛苦把我捏成一尊
望乡石，碧血长天
叫痴情烧出一只
苇莺，日夜悲啼
在芦花飘絮的季节

(1988.《脚步的诱惑》)

诗人小传

30 年代

1. 椰青,生于吉隆坡,1939 年杪或 1940 年初病歿,仅 18 岁。
2. 白光
3. 李蕴朗,琼州,新加坡吼社诗人。
4. 刘思,原名刘世朝,广东潮安,1917 年生,30 年代中期南来,1939 年任“吼社”总务,著有《刘思诗集》、《刘思诗词集》。
5. 静海,姓王,福建,吼社诗人,1914 年底病歿,仅廿余岁。
6. 墨尼,原名张碧华。
7. 漂青,原名张清广,广东潮安,1921 年生于柔佛昔加末,吉隆坡澎湃社诗人。
8. 绿蒂,原名徐正义,福建,生于吉隆坡,澎湃社诗人。
9. 瞿昙(1915—1966),原名叶冠复,广东潮安,吼社诗人。

40 年代

1. 蓬青,原名张曙生,福建,1936 年前后南来,澎湃社诗人,著有《剪刀声中》(方修编)。
2. 方埃
3. 刘思,30.4。
4. 静海,30.5。
5. 苏因
6. 清才,姓戴,福建仙游,澎湃社诗人,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卒年约廿三四岁。

7. 罗珍

8. 普洛(1923—1990),原名郑应浩,广东潮安,1939年南来,1947年参予“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讨论,写过两篇有关论文发表于民声报,1948年秋去中国,80年代曾任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潮汕分会秘书长。

9. 彭耀芬

10. 范北羚,原名罗子葳,1932年生于广州,著有《召唤》。

11. 许梅玉,福建同安,念南洋女中时曾参与抗日救亡工作,沦陷初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二度被捕,经酷刑以致神经错乱,1942年7月18日逝世。

12. 铁戈,原名陈果来,客籍,著有《在旗下》。

13. 漠青,原名张漠清,广东潮安,1924年生,1946年来新任南侨日报《学生生活》编辑,1948年秋到香港,中国解放后返广州。“文革”初(1968年)自杀。

若耶

彦群

丁家瑞,原名许诺,著有《脚印》。

14. 丁家瑞,40.13。

15. 佐丁,原名林宏昌,福建诏安。著有《佐丁诗稿》(方修编)。

16. 米军,原名林紫,广东普宁,1923年生于吉打,著有《热带诗抄》。

17. 光道

18. 鲁彬,原名吴谦裕,福建,著有《号角》。

50年代

1. 以今,原名沈侠魂,广东澄海,1915年生,吼社诗人,著有《迎春小唱》(诗文集,方修编)。

2. 周槃,原名周国槃,广东澄海,1934年生。著有《孩子底梦》、

《青春》、《云南园风景画》、《写给孩子们的诗》、《时光隧道》等。

3. 高宁,著有《黎明的海洋》。

4. 刘思,30.4。

5. 古辛

白汀,另署白汀、林臻,原名陈国安,福建东山,1937年生,著有《儿童组诗》。

炎羊,另署坚石,原名孙泽宇,福建金门,1935年生,著有《忧思曲》。

6. 杜红,原名郑亚本,福建安溪,1936年生于新加坡,著有《五月》、《树胶花开》、《抒情诗集》、《抒情诗二集》。

7. 米雅,另署静星,原名龚培云,著有《生活的歌手》。

8. 占戈

9. 蓝金,原名周信忠,福建,与莎笳合著《椰笛与竖琴》。

10. 白汀,50.5。

11. 鍾祺(1928—1970),原名鍾应祺,广东潮安,1947年来新,著有《自然的颂歌》、《土地的话》、《英雄赞》。

12. 坚石,50.5。

13. 史英,原名陈磐绪,广东丰顺,1940年生于新加坡,著有《花草集》、《诗苑短笛》、《花开在掌上》、《笛声向晚》、《又唱黄昏》等。

14. 吴岸,原名丘立基,广东澄海,1937年生于砂朥越古晋,著有《盾上的诗篇》、《达邦树礼赞》、《我何曾睡着》、《旅者》、《榴槾赋》。

15. 萧艾,原名赖南光,广东普宁,1936年生于威省大山脚,著有《思慕的时刻》、《比鲜花更美》、《当一颗心在跳》。

16. 高鸥,另署马阳,原名蒋明元,广东陇江,著有《山民曲》、《椰花鸟》。

17. 老龙,另署驼铃,原名彭龙飞,福建晋江,1936年生于霹雳

实兆远,著有《吉打人家》。

60年代

1. 原甸,原名林佑璋,福建闽侯,1940年生于上海,1946年来新,著有《青春的哭泣》、《写在中国的诗》、《原甸诗选》、《香港风景线》、《原甸三十年集》等。

2. 李贩鱼,原名李大倍,福建永春,1940年生于柔佛,曾任前南洋大学《大学青年》主编,著有《在生活的道路上》。

3. 槐华,另署席宣,原名鄞国琦,广东潮安,1936年生于新加坡,1958年起写诗,1971/1974年《赤道诗刊》/《乡城文艺》主编,著有《水塔放歌》、《心上有你的声音》、《缪斯喜悦的回音》、《红太阳一朵玫瑰》([中国]吴晓选编)。

4. 远铃,另署周天,原名陈观胜,广东惠阳,1939年生于柔佛三合港,著有《后裔》。

5. 严思,原名杜丕勉,福建泉州,1943年生于新加坡,著有《风雷集》、《春华集》。

6. 长河,原名陈川波,海南文昌,1941年生于槟城,《建设》月刊主编(1968—1971),著有《无名河,哼哀歌》、《掠过夜空的彗星》。

7. 陈瑞献,福建南安,1943年生于印尼,著有《巨人》、《牧羚奴诗二集》、《陈瑞献诗集》。

8. 谢清,原名陈国华,广东梅县,1947年生于新加坡,著有《哭泣的神》、《鹤迹》。

9. 田川,另署叶斌、谢斌,原名叶其声,1938年生于柔佛居銮,60年代初曾任《火焰报》编辑,现任《星洲日报》记者,著有《呵,彭亨河》(诗文集)。

10. 萧艾,50.15。

11. 伏浪,另署梅秀,原名周雅明,福建晋江,1937年生于柔佛芭株巴辖,诗作散见于《现代文艺》、《星光》、《乡城文艺》、《星洲日

报·文化》。

12. 冰谷,原名林成兴,广西容县,1940年生于霹雳江沙,著有《小城恋歌》、《西贡,啊西贡》。

13. 彼岸,原名林今达,广东普宁,1941年生于吉打,著有《响雷》(诗文集)、《脚步的诱惑》。

70年代

1. 英培安,广东新会,1947年生于新加坡,著有《手术台上》、《无根的弦》。

2. 施平

3. 谢冰凝,原名谢水霖,福建惠安,1949年生于福建惠安,著有《横鞭集》。

4. 陈伦新,原名陈华福,海南,1948年生于新加坡,著有《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

5. 康静城,原名洪连顺,福建晋江,1948年生于福建晋江,著有《长槽集》、《采贝集》。

6. 李擒白,原名李英导,广东澄海,1943年生于新加坡,著有《写在船厂的诗》、《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

7. 简笛,原名林廷高,海南文昌,1940年生于新加坡,著有《停在风上的云》。

8. 蓝平昌,1951年生于新加坡,著有《山》、《火中的诗》(与寒川合集)。

9. 殷戈,另署霜晨月,谱有《文艺卫兵歌》(席宣词)等,湖北天门县,生于柔佛昔加末。

10. 田思,原名陈应桐,广东潮安,1949年生于砂朥越古晋,著有《赤道放歌》、《竹廊》、《犀鸟乡之歌》、《我们不是候鸟》、《给我一片天空》。

11. 谢斌,60.9。

12. 吴岸, 50. 14。

80 年代

1. 潘正镭, 海南文昌, 1955 年生于新加坡, 著有《告诉阳光》、《赤道走索》。

2. 常杖, 原名陈文杰, 福建东山, 1939 年生于马六甲, 曾与其他诗人合集《拨弦, 在赤道》。

3. 成君, 原名成泰忠, 广东番禺, 1951 年生, 著有《河的独白》、《淡淡的情愫》。

4. 林方, 原名林赐龙, 广东潮安, 1942 年生于新加坡, 著有《水穷处看云》。

5. 长谣, 原名刘可传, 广东潮安, 1944 年生于新加坡, 与其弟合著《三弦集》、《琵琶弦上》。

6. 郭永秀, 1951 年生于广东澄海, 著有《掌纹》、《筷子的故事》、《月光小夜曲》。

7. 柳舜, 50. 5。

8. 严思, 60. 5。

9. 周天, 60. 4。

10. 淡莹, 女, 原名刘宝珍, 广东梅县, 1943 年生于霹雳江沙, 著有《千万遍阳关》、《单人道》、《太极诗谱》、《发上岁月》。

11. 华之风, 原名蔡志礼, 福建安溪, 1958 年生于新加坡, 著有《月是一盏传统的灯》。

12. 梁三白, 原名梁荣源, 福建南安, 1937 年于新加坡, 著有《鹰之颂歌》、《微醺时候》。

13. 杨涌, 原名刘汉勇, 湖北天门, 1938 年生于丁加奴州, 著有《长箭的鸣响》。

14. 英培安, 70. 1。

15. 原甸, 60. 1。

16. 网雷,原名蔡世居,福建金门,1945年生于柔佛笨珍,与黎华、许汐等合著《故乡的怀念》(歌诗文集)。

17. 秦真,女,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淡宾尼村,1984年邂逅诗神。

18. 吴垠,原名吴启基,福建同安,1951年生于新加坡,著有《四方城内》。

19. 连奇,原名郭坤福,福建同安,1947年生于新加坡。

20. 佟暖,原名杜国俊,福建泉州,1950年生于新加坡。

21. 李贩鱼,60.2。

22. 古琴,原名刘可为,广东潮安,1948年生于新加坡,与兄弟合著《三弦集》、《琵琶弦上》。

23. 周粲,50.2。

24. 刘含芝,女,原名杏琴。

25. 槐华,60.3。

26. 林风

27. 适民,原名黄盛发,广东潮安,1941年生于吉打,著有《赞雪中炭》、《青山永不老》、《新绿》。

28. 王润华,广东从化,1941年生于霹雳,著有《患病的太阳》、《高潮》、《内外集》、《橡胶树》、《山水诗》等。

29. 谢民

30. 铁冬青,原名陈桥,1938年生,著有《我是一棵仙人掌》。

31. 方昂,原名方崇侨,广东惠安,1952年生于槟城,著有《夜莺》、《鸟权》、《白鸟》、《檐滴》。

32. 吴岸,50.14。

33. 蓝波,原名沈若波,广东潮安,1946年生于砂朥越沐胶,1982年开始写诗,星座诗社、中华文艺社社员,著有《变蝶》。

34. 何乃健,广东顺德,1946年生于泰国曼谷,著有《碎叶》、《流萤纷飞》。

35. 游川,原名林游川,1953年生,著有《鞋子》、《回首》、《蓬莱米饭中国茶》、《血是一切真相》。

36. 傅承得,1959年生于槟城,著有《哭城传奇》、《赶在风雨之前》。

37. 田思,70.10。

38. 叶斌,60.9。

39. 彼岸,60.13。

编 后

写诗,是美的多重积分;
读诗,美的无穷微分。

本书名所指的热带,是新马。

1938——鼓声

1942——枪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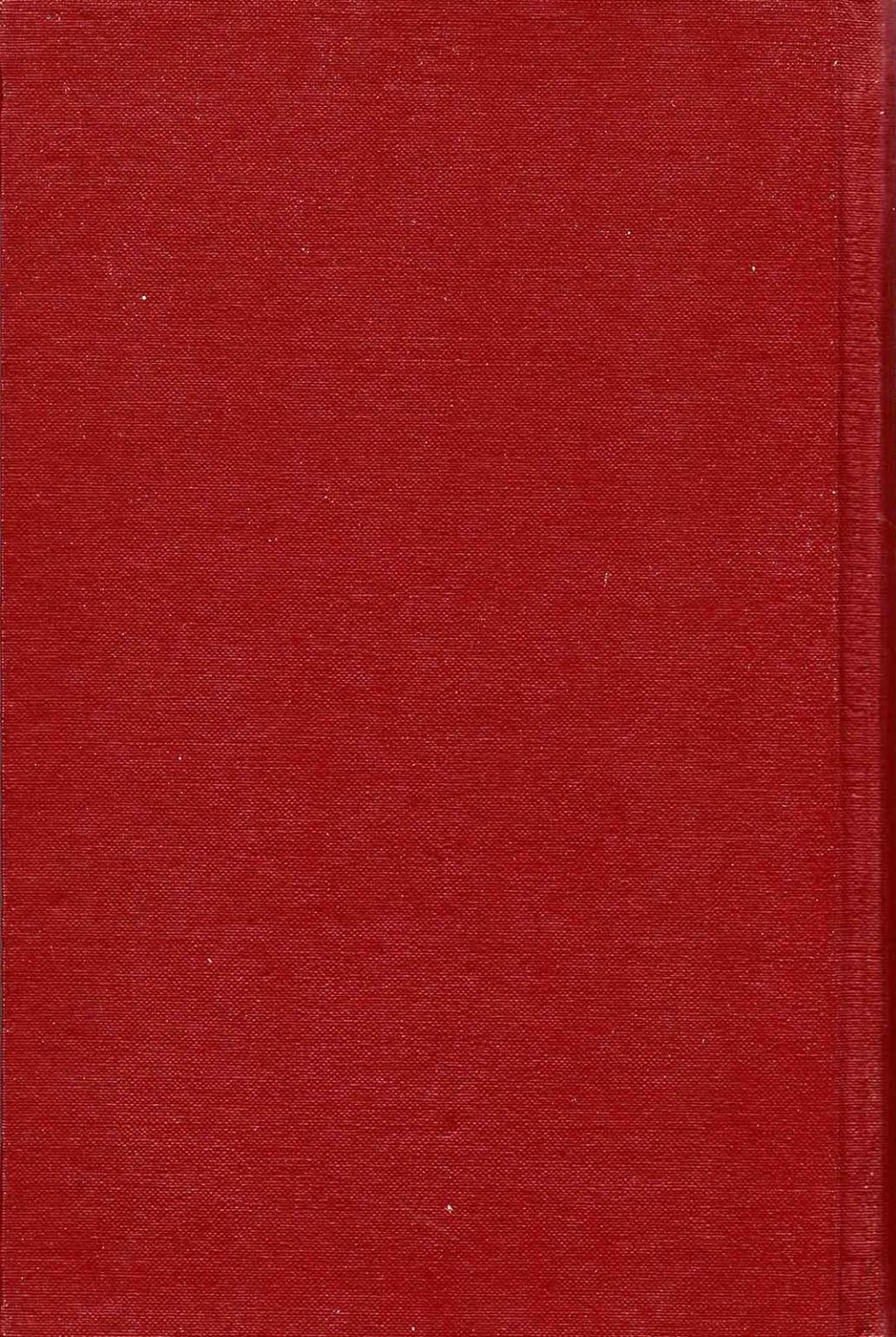
入选诗侧重于“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再过几百年,那时的读者还能欣赏这一片南中国海的歌吟,并久久地神往?

向关爱我的师友致谢!尤其中国的谢冕、吴思敬、杨匡汉、林莽、吴晓、蔡师仁、陈望衡、魏慧、戴李黎,新马的方修、严思、秦真、远方、田思、李万千等。并向本地的“李氏基金”会道谢赞助部分出版经费。

槐 华

丙子年三月十五日 新加坡



责任编辑 吴思敬
封面题字 (新加坡) 潘受

ISBN 7-81039-681-1



9 787810 396813 >

ISBN 7-81039-681-1/I-16

定价: 30.00 元